



THE MOMENT 一字一刻

SUMMER 2024 NO.4

SUMMER  
2024  
NO.4

# THE MOMENT

《神仙湖畔》文艺副刊

The Fairy Lake Supplement

THE MOMENT

一  
字  
一  
刻

《神仙湖畔》文艺副刊中文刊名《一字一刻》乃人文社科学院  
助理教授(教学)林成川老师提供,“原句见于袁宏道《虎丘  
记》和张岱《虎丘中秋夜》,原意是唱戏,表演行腔,每唱一个  
字,长达一刻时间。也可以字面理解为每写一个字,需要一刻  
时间,或者写字如同雕刻一般用心”。

《神仙湖畔》杂志社出品

THE MOMENT  
——《神仙湖畔》文艺副刊 Summer 2024 NO.4

主管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主办  
传讯及公共关系处下属《神仙湖畔》杂志社

出品人  
马明霞

主编  
北 海

副主编  
李佳阳

英文编审  
陈俊豆

中文编审  
徐 涵  
张筠尉

学生编委会  
  
执行社长  
惠诗雅 道扬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学生主编  
金珠淇 学勤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编审  
张芯仪 逸夫书院 理工学院  
林之源 厚含书院 理工学院  
祝一寒 道扬书院 经管学院  
钱林羿 祥波书院 数据科学学院

封面设计  
陈彦升 思廷书院 金融工程专业

栏目中英文书写  
魏 禾 祥波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版权信息 COPYRIGHT INFO  
版数 PRINT RUN: 500  
二零二四年八月 Aug 2024  
版权 COPYRIGHT: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 fairylake@cuhk.edu.cn

声明：本作品版权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侵权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by any means without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copyright holders and of the publisher.

# 目录

## Contents

### 卷首语

|               |     |    |
|---------------|-----|----|
| 发刊词：“变动”与“纤情” | 刘冠岩 | 01 |
| 编者札记：我的那些时刻   | 金珠淇 | 07 |

### 诗歌

|               |     |    |
|---------------|-----|----|
| 我对大海如是说       | 王晓田 | 15 |
| 南国翡翠          | 王晓田 | 17 |
| 一刻            | 王清玄 | 20 |
| 傍晚的云          | 王清玄 | 21 |
| 青玉案·记近几月事(新韵) | 田 沙 | 23 |
| 鹧鸪天·偷闲抒怀(新韵)  | 田 沙 | 23 |
| 清明记事(新韵)      | 田 沙 | 24 |
| 江南            | 刘云帆 | 24 |
| 呓语            | 刘云帆 | 25 |
| 起手            | 刘煦雅 | 25 |
| 江山与风月之篇       | 江 止 | 27 |
| 缝隙深处          | 王侑欣 | 31 |
| 航海            | 王侑欣 | 32 |
| 降水预报，星期天      | 张其嘉 | 33 |

|                  |     |    |
|------------------|-----|----|
| 如果我在26℃的阳光下翻开地理书 | 唐嘉谣 | 34 |
| 一半               | 唐嘉谣 | 35 |
| 受潮               | 江渚上 | 35 |

### 散文

|             |     |    |
|-------------|-----|----|
| 屋           | 阮亦心 | 39 |
| 阿飞小传——记巴黎生活 | 蒲严博 | 45 |
| 缘起相聚神仙湖     | 曾 颖 | 49 |

### 评谈

|                                        |      |    |
|----------------------------------------|------|----|
| 枪炮、病菌与钢铁 —— 人类社会的命运                    | 小明书评 | 57 |
| 逝影留光                                   | 李泽孚  | 63 |
| Four Moments of My Translation Journey | 金珠淇  | 71 |

### 小说

|       |     |    |
|-------|-----|----|
| 巡礼之年  | 陈子琦 | 83 |
| 汤     | 唐嘉谣 | 89 |
| 江雨夜灯明 | 任 珍 | 93 |

# 发刊词： “变动”与“纤情”

刘冠岩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助理教授(教学)

当我接到邀请为《神仙湖畔》文艺副刊《一字一刻》撰写2024夏季刊的“发刊词”时，我期待在校内学生与教职员的作品中看到各色经验与声音。果然如预期一般，诸位作者以各式文类、新旧语言，书写世代、地域、视角不一的感悟。然而，我当如何写一篇纵贯全书的序文？阅读之后，我感到许多作品呈现环境里“移动”与“变迁”的时空，亦有不少学生作品咀嚼生活中“纤细”与“灵动”的感触。我以上述双线为主轴构思序文，并思索这两条主线是否和深圳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地域环境、人群组成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几位学生如王侑欣、张其嘉、唐嘉谣、阮亦心等人的文字造詣、写作手法令人惊喜，但愿我的序文能够烛照隐微，进而引导读者深掘精蕴。我也期许已能高度驾驭文字、叙事、意象的作者，未来不单继续从自我感受体察内外，还可更进一步换位共情、描摹大千。

## “移动”与“变迁”的时代：

“现代社会”堪称人类文明史上最剧烈变动的时代之一，过去数十年之历史可谓一波又一波的现代化、全球化浪潮。或许因是之故，几位老师的作品都蕴含了“移动”与“变迁”的主题，显示出丰富的阅历与开阔的视野。

王晓田写于1982年的观海之作《**我对大海如是说**》，回荡着改革开放初期的激情。诗歌以海涛隐喻时代的挑战与机遇：“可生命就起源于这澎湃的浪峰／．．．大海渐渐雨骤风狂／海风给船帆灌注向往”，又因大海的辽阔与慰抚得到奋进的力量。曾颖则基于自己的跨境经验，在《**缘起相聚神仙湖**》散文中，言及粤省本地客家、潮汕饮食与新加坡华人食物的相似，由此反映客家、潮汕族群的迁徙。无巧不巧，其先祖在清初

“湖广填四川”时，从粤省客家区梅县迁往四川。除了身体的物理性位移，人之观念也可因阅读发生“移动”，跳脱固有的视角，这正是余小明评论《**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时所强调之要点。他特别关注书中所言地理环境与欧、亚、非、美各洲文明型态之关联，以此关照中国历史之发展、南北之差异，旨在与大家共勉“不但要从中国看世界，也要从世界看中国”。

以上诗文呈现各种变动，或是大时代的激跃昂扬，或是食物与人群的流动位移，乃至观念视角的转向开拓。

## 学生世代的“位移”与“跨越”：

学生虽然年轻，其作品亦见时空与视野的位移与跨越，书写内容关于搬迁、游学、调研、学习等年轻世代的个人经验。

阮亦心的散文《**屋**》，以新屋设计中著重“光影景观”的“流行格调”为起笔，连结2002年电影的场景，新旧时空在作者的连篇浮想中相互交织：“过往总是易于复刻，美化后成为情怀和向往”。新旧交迭，时空递嬗，呈现现代社会的游离、割裂，甚至虚无。作者个人不断奔波漂泊，从浙江沿海的阴雨小镇到现代大都市。记忆中的家乡，“黄梅天气浸着泥浆的青石板路，台风过境滩前的白色大浪”，但一切似已被抛在昨日，“乡愁只有淡漠的触感”。高楼耸立的城市，希望用现代的“空间艺术与公共文化”塑造人们的在地认同，却仍不免让人觉得虚拟不真。如此归属无依，不仅是个人经验与感受，更如作者所言是“时代的疑难和局限”。

蒲严博的《**阿飞小传记—巴黎生活**》则以旅行者的身份，抽离了原本的周遭环境与社会角色，偶然踏入他者的空间与迥异的世界。文章记其巴黎赁屋而居时所闻见的世间百态。就如希区柯克（Hitchcock）的经典电影《后窗》（“Rear Window”）一般，作者对楼公寓的邻居们也不拉窗帘，展示出形形色色的居家样貌、生活型态。此外，由于东北的房东阿姨不时讲述年轻时在纽约华人圈子里叱咤风云的故事，作者得以一窥远在天外完全不同世界的各种生存方式。

田沙(侯京玮)则能出今入古,以旧体诗词抒发感怀。《青玉案·记近几月事》抒羁旅之怀:“今又驱驱离客驿. . . 谁人识我,强捱风雨”,颇见古人之意。《鸬鹚天·偷闲抒怀》却引入现代社会的新经验,写其赴海南社会调研、听闻民瘼的感受:“慨然拔剑出门去,又替官爷问短长”。作者采取词之小令的形式和语言,但所写非楼阁风月、闲愁绮情,而关于人生羁旅或探访民隐。如此为时为事而作,若以旧式文学评论术语论之,可谓“以诗为词”。作者《清明记事》一诗开头“自命傲嶙峋?从容卧梓村”,可见其得“诗”之深韵。

除了上述地理空间的移动,亦可见文字空间的游移。金珠淇以英文撰写“**Four Moments of My Translation Journey**”,将“翻译”喻为一趟旅程,既是跨越时空藩篱追溯原文精神,亦是跳出原文框架反叛而出。翻译不仅是回溯与再现原文意涵,更是在古今中西语言和文本间的文化越界、思想位移。

以上诗文呈现的穿梭游离,或在物理空间,或在精神层次,或两层兼具,皆使学生作者在移动中探索陌异、反思熟稔。

### 学生作品中的“纤情”与“灵思”:

文字不单可记录外部环境之变化,亦可捕捉内心中流动闪烁的纤情与灵思。

王侑欣在《缝隙深处》一诗,寻思“过去发生的,是否比梦境更为真实?”。作者以巧妙的意象构织两幅图景,藉此叩问“实有”与“虚有”之边际:

实有之物:藤蔓低垂的榕树林  
蜘蛛结它银色的网;黎明时分,  
人们在树下捡拾散落的脚印。

虚有:远处传来的隐隐雷声  
榕树如樊篱般倒下;黄昏时分,  
潮水凝固在礁石的缝隙里。

“虚有”与“实有”同样迷蒙,也许两者不过是“梦境的背后”看似“两面相反的镜子”。“实有之物”如“银色的网”与“散落的脚印”,迷离倘恍,但蜘蛛依然在结网,人们依然在“捡拾”。

这两个意象与两个动作,隐喻所历“实有”犹如所梦虚有,俱是在迷离状态下感知不可捉摸的实有之物。相较之下,在心里或梦境中所感所想纵然未曾“发生”,但却如“隐隐雷声”与“榕树如樊篱般倒下”令人心悸,未尝不更为真实;又如“潮水凝固在礁石的缝隙里”,沁入记忆深处,扎根心底。诗中叙述者“迷恋”于虚实边际的“疑问”,对“所历实有”与“所感虚有”都无法确认真实、浸润其中,亦无意看破幻影、从此抽离。

相较于王侑欣诗中叙述者迷恋于虚实交叠的感触,张其嘉在《降水预报,星期天》对眼前一闪而过的美丽瞬间不问虚实,只尽力捕捉、用心感受:

然而 抬头望  
星星正在你的眼中大雨般倾泻  
光点向光点流淌 扩散 蔓延  
屏障世界  
是整座行星谛听我擂动的心跳  
和潜伏在紧密的欢愉里  
一丝漏拍的惘惘

叙述者在眼眸相交的瞬间,于对方眼睛中看到点点星光犹如如一滴一滴雨水倾泻扩散,广袤的世界被屏障于外。在那么一刹那,诗中叙述者眼中只有对方眼中的星光,在视觉上看不到其他事物,只感觉到自己的悸动,仿佛这就是全宇宙的声音,故言“是整座行星谛听我擂动的心跳”。在这一秒,叙述者却又无比清醒,深知如此感受转瞬即逝:“我正小心地猜想着 也许下一秒/我恰好会惊醒”,故更加用心用力攫取眼前“紧密的欢愉”。

同样眼见对方,张其嘉诗中“紧密的欢愉”将世界“屏障”,而唐嘉谣《一半》一诗的叙述者既见眼前之人,亦见天地宽广:

如果我小小的眼眶里能住下月亮、诗歌和一片海洋  
那么我愿意去谛听雨水汇入溪流的声音风与虫鸣  
我愿意把自己撕成两半  
一半给你  
一半给世界

眼睺所见即是心胸所容,叙述者胸怀月海之远阔与诗歌之美丽,又同时留意谛听周遭细微的雨声、风声与虫鸣。满目月海如歌如诗一般崇高辽夔,但叙述者又不忘眼前,故“一半给你、一半给世界”。眼前之人与广袤世界在远近皆容的胸臆中等量齐观,各得一半关注,如此告白既深情动人,又明亮开阔。

文学史上,英国诗人約翰·多恩(John Donne 1572-1631) 在《封圣》(“Canonization”) 一诗的结尾,描写相爱之人在彼此眼眸中看到所映射的世界,意谓两个主体在对世界的观看与感受上犹如一体。相较之下,张其嘉诗中呈现眼眸相交彷若屏蔽世界,有那么一瞬间自身主体消融其中;而唐嘉谣诗中所谓“一半给你／一半给世界”,则表现自身主体既与对方连结又超然自立。也许,我下回在“西方与中国诗歌中的爱情问题:从古典到现代”课上讨论John Donne诗作时,可以顺带请学生比较同校同学所写关于眼眸的诗作。

## 深圳与港中深的环境与空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师生作品书写各种“移动”与“变迁”,学生作品亦表现各种“纤细”与“灵动”的感触。这些文学作品或多或少与深圳的城市发展和港中深的校园氛围有关。

现代城市发展呈现出高速的时空流转与人口移动,全球化大潮中的深圳更是如此。街景高楼拔地而起,时代的脉动于兹可见;生活与职场上,时常可见五湖四海、出国返国的各色人物。各种背景与经历都注入了深圳,港中深的校园可谓一个缩影,就曾颖在《缘起相聚神仙湖》一文所言：

我们办公室本身...同事们有着在不同国家的留学工作经历,从英美,从日韩,从新马,因着CUHK-ShenZhen,大家从科技大厂,从高等院校,从自主创业,从国内名企,从各行各业,从世界各地,汇聚在了深圳,汇聚在了神仙湖畔。

移动的人们在变动的城市,自然会书写各类关于位移变动的体验与感触。此外,上述文中关于迁徙、游学、旅游、调研、翻译的经历,反映来自各地的学生在深圳的观察与感受,以及学生受学校鼓励、同侪影响常从事的各类跨疆越界活动。

深圳的都市环境一方面呈现变动与速度,但同时亦提供了适合沉思与抒情的公共空间。不必然是公园与山丘,亦可是穿插在鳞次栉比的楼房之间的空地绿地;也许是两旁绿树的街道或文创区,又或是咖啡馆、茶馆、书店、美术馆中的角落。当然,还有港中深校园内讲究绿意花意、舒旷从容的布局景致,乃至神仙湖的花朝月夕、清风粼光、水榭碑匾。凡此场景,皆有助于人们在快速嬗变的都市中稍停片刻,感受内外,梳理心绪,深思沉吟。

我注意到,几位作者不约而同地写了“云”,对之浅描深摹,如前述张其嘉的诗作:“云是白色的缠结 细且淡”,还有前引唐嘉谣的诗作:“云层的纹路被黑夜纺出”,另外王清玄以《傍晚的云》为题赋诗。无论在何处看云写云,总归要有观云的空间、心境。我不时在微信看到,校内同事同学在校园内外拍摄行云、旷景、鸟树、池荷等。这或许是深圳的城市与港中深的校园留给人沉思的空间,适合咀嚼内外变化,就如观看云卷云舒、云聚云散。

## 寄语

无论是书写外在变动,抑或描摹内心的纤细感触,作者在文字创作中得以咀嚼对内外之体察,记录生命的痕迹。由于几位学生作者已能高度驾驭文字、叙事、意象,我不禁想表达更高的期许,希冀他们还能跳脱自我视角与感受,进一步换位共情,描摹他者、刻划人间;若能如此,就算主要仍写自我对外在的感受,将更敏锐深沉。我已从部分学生作品中看到这样的尝试,不过这需要更多的观察与阅历。

我想起,以前曾在白先勇先生的讲座会后,请问白先生为何其生于将门、身在士林,但却不仅能描摹将军、教授、贵妇、名媛,亦能刻划仆役、舞女、妓女、退伍军人?白先生笑著回答:“多观察”。回答简短,但鉴诸白先生《台北人》短篇小说集中的各階層、各角落人物,可见其观察入微、悲悯共情。

当然,不论是否创作书写,我们都该在变动繁忙的时代感受内外,亦观察人间、换位共情。

# 编者札记： 我的那些时刻

金珠淇 学生主编

盛夏,当我坐在杭州写字楼里实习的时候,陈老师突然问了我一句,怎么想着毕业了回来忙杂志社的事情了。我恍然,原来我已经毕业了啊。

四年前,高考时匆忙,人生大事又撞上疫情,一轮一轮复习好似没有尽头,我们就这样被老师押解着、挣扎着上了考场;读书时匆忙,GPA,实习,科研,论文,社团,运动,社交,旅游,恋爱充盈着四年,时不时还有和同学、家里的矛盾;毕业匆忙,前一天晚上还去爬祥波后山,第二天毕业典礼就七点起床化妆,没有享受到校长的拨穗,但和best friends拍了许多此生唯一的照片,可惜的是,和实在的哥们姐们还没好好地干一杯(其实已经干了好几杯,但是还想再干几杯);离开得匆忙,退宿收拾行李时才发现四年买了那么多那么多物品,拖到deadline前一天,风卷残云收进大黑垃圾袋扔给留校的朋友,结果离开深圳飞机延误,真不错,那么和祝学弟再喝一杯,今天的事留到明天再说,明天的事留到明天的明天再说;杂志准备也匆匆忙忙,忙忙碌碌的我们又要抽出一部分时间去做体量如此庞大的季刊和半年刊,当社长的那一年我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

仿佛我的大学四年就在一眨眼间过去了。入学在夏天,离开也在夏天。年年轮回,届届如此。

鲁迅先生说“朝花夕拾”。伍佰大哥也唱:“甜美镜头竟也落花一样飘落下来,顿时我的视线失去了色彩。”我现在倒真成黄昏时捡起清晨落下枝头花儿的人了。

2021年夏,我第一次遇见杂志社主编北海老师。那时杂志社还叫做“编辑部”,它只是一个雏形,像母亲腹中的胎儿,有成长的资本,但没有实际的载体。

我给她发去了高中时期的文章,她在邮件中夸我写得好。我当然开心,我的爱好不多,写作算其中一个。大一的时候精力又最旺盛,只要她一句话,我恨不得为她鞍前马后,在这以商科和理工科见长的所谓的“中文大学”里闯出一片天地来。可惜,人文学科式微,文学式微,或者说人们还没意识到清晨悄然落下的花儿正在等待被拾起。

于是我们联合一群热爱写作的同学们,创立了《神仙湖畔》杂志社,从编辑部扩展开来。我们出季刊和半年刊,举办沙龙和读书活动,去年还发布了一支纪录宣传片。至于阅读量,到底有多少人看呢,乐呵呵的我们不考虑这些,毕竟经费充足,老师支持,还是有一方自由的天地可以耕耘的。后来,我做了杂志社的执行社长,一直在负责主刊,竟发现自己好像没怎么参与文学增刊的筹备。这就回到了这篇札记开头的问题:我毕业了但是回来忙杂志社的事情。

说来也羞愧,我高中撰写的文章以散文为主,多是一些词藻堆砌,只求得面子,不求得里子的文字,仿佛梳妆的小姑娘,对着镜子照,好看便是好看了,也只剩下好看了。现在的文章虽说不上多深刻,二十几岁的小孩能多深刻,只求把自己内心的东西记录下来,不是为读者,就算没有读者我也会下笔。在《神仙湖畔》主刊做记者和编辑时,我常常戴着镣铐跳舞,跳着跳着就累了,因为那不是我自己的舞蹈,我听着外在的音乐,随着音乐起舞,我是一个记录者和旁观者;但当我进行文学写作时,音乐自在内心,身体跟着内心的韵律摆动,我就是我自己,我是自己的读者和记录者。

*The Moment* 《一字一刻》这本刊物在2024年夏征稿时,收到的稿件并不多,我们编委会甚至还要发动杂志社内部同学供稿,但效果甚微。大家在收到我消息时,都无奈地摇头,表示自己最近很忙,没有什么作品产出。我也只能作罢。

但我还是想说：

写吧, 写吧, 同学们, 都拿起笔吧, 敲起键盘也可以。照片和视频的记录固然生动, 但它们无法记录你纷扰的思绪和转瞬即逝的情感。一个微笑或一个大笑, 你可以拍照、摄影, 当回首时, 情感会模糊, 记忆会生锈, 你或许会忘了那些动人的时刻, 但那些时刻正是生命中的the moment, 也是我们创办文学增刊的初衷。我希望我能记得那些moments, 如果不记得也没有关系, 记忆是盒子里关着的蝴蝶, 只需要一个开关、一个神经元的颤动, 它们就会哗啦呼啦飞出来, 带你回到过去或飞往未来。

不知怎的, 在我看来, the moment似乎都和flowing联系在一起。流动的河流, 孔夫子站在河边, 看到的一瞬成了“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 赫拉克利特站在河边, 看到的一瞬, 成了哲学史上“无法踏进两次的”相对主义; 卞之琳站在河边的楼上, 看到的一瞬成了“看风景的人”; 马克·吐温站在河边, 看到的一瞬是掌舵者、劳工骑士会的心酸苦楚和向往自由。

当你站在河流边, 看到的是什么呢? 潺潺不息的水和波浪, 水中藻荇交横, 绿意轻盈, 鱼群游动, 还是两岸鲜花盎然, 平地起高楼, 人声鼎沸。或者你看到的是江, 江水滔滔, 波澜壮阔三千里, 或是海, 碧蓝深邃, 茫茫无垠的大半个地球。自然总和人文结合在一起, 我宁愿说没有自然就没有人文, 多么伟大的Mother Nature。从神学和神话上说, 有创世纪的七日, 有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 从生物学上说, 有达尔文的物种进化, 自然的一瞬在纸上呈现是短短的一行, 但其宏大、包罗万象是不可想象的, 自然界的一瞬亦可被称作人类的永恒。一个人的记忆是不完满、不连续的, 现在回想童年、少年、青年, 乃至中年、老年, 想起的总是一瞬的东西, 正是这些一瞬的东西刻在了你的脑海里。

片刻组成永恒, 我一直这样认为。金色的片刻能组成金色的永恒, 银色的片刻能组成银色的永恒, 破碎的片刻能组成破碎的永恒。我们大都如此。

永恒又是拆分的一瞬。

Time is composed of the moments.

就拿火来做比方, 闪电劈开树木的自然之火, 钻木取火, 普罗米修斯盗火, 炊烟与灶火, 奥运圣火点燃, 火药和烟花, 工业革命时的炮火, 农村包围城市的星星之火……火的意象由火的片刻构成。

人也是如此。人类群星闪耀时的每一帧构成了人类的历史。伟大的名字是闪耀的星星, 平凡的名字是光芒不那么闪耀的星星, 但都是星星。

星星记录他人的闪耀, 也记录自己的火光。既然一字一刻的境地我还无法做到, 那我只能尽量多写点。我对自己说, 写点, 再写点, 写得不好也不要紧, 因为记录即是意义, 讨论即是表达。

我不想把这本 *The Moment* 2024夏季刊当作送给自己的最后的毕业礼物, 这太奢侈和自私了。我宁愿仅仅在学校留下一点痕迹, 一些实体留存的, 回望时会闪闪发光的金色印记。那便是我的 the moment。



流动的时刻 / 金珠淇

詩歌  
Poetry

# 我对大海如是说

诗 / 王晓田

(一)

我从北国来找大海

急切脚步叩动沙滩袒露的胸

夕阳正施晚妆

天边一片胭脂红

大海啊

我在聆听

大海滚来阵阵涛声

海浪把我徘徊的脚印抚平

这里曾洗尽千载的忧伤

大海容得下所有的悲情

我曾祈求心灵的安宁

可生命就起源于这澎湃的浪峰

青春如果是朵夭折的花

我就把它葬入海中

(二)

大海渐渐雨骤风狂

海风给船帆灌注向往

远方那浪尖上的小船

在此岸和彼岸间闯荡

山一般造型的波涛摔打在岩石上

尽情飞溅著生命的能量

顷刻间粉身碎骨

而只有这一瞬它才叫

浪

灯标闪著困乏的光

指出一条陈旧的航向

人生振奋的时光太短

庸碌的日子太长

(三)

绿色的棕榈树煽动着宽阔的翅膀

黎明的鸟声里闪出霞光

沙滩平静地接受着海潮的洗礼

受挫的雄心再次膨胀

我带着爱离别大海

早霞焕发着召唤的光彩

朝阳用红唇向大海吻别

大海, 请赐予我

你那样的胸怀

1982年冬写于广东南海边

# 南国翡翠

诗 / 王晓田

鼎湖山, 绿色的摇篮;  
愿我溶入生命的青翠,  
化作一棵破土的小草, 扎根在峰峦。  
听蓝天中轻风的细语飘过,  
看白云间仙女的衣裙缱绻。

鼎湖山, 乳色的水帘;  
愿我汇入感情的激流,  
化作一滴晶莹的水珠, 荡漾著清泉。  
随著飞泻的瀑布去追寻幸福,  
欢唱著投入开怀的碧潭。

鼎湖山, 闪光的玉盘;  
愿我加入无瑕的行列,  
化作一粒透明的石子, 镶嵌在路边。  
默默守在生活的位置,  
任思绪延著山道蜿蜒。

鼎湖山, 天然的宫殿;  
愿我列入希望的弦柱,  
化作一根悬挂的石乳, 依偎著洞岩。  
垂落滴滴思念的音符,  
让流水拨出春光的眷恋。

雨露的滋润,  
泉水的浇灌,  
花香的熏陶,  
云雾的洗染。  
造就了你啊, 鼎湖山  
你是南国胸前配戴的一块翡翠,  
让赤子的心像青鸟般翱翔在山谷林间。

1983年写于广东肇庆鼎湖山



群山 / 罗雯静

# 一刻

诗 / 王清玄

嘀嘀嗒嗒, 时时刻刻  
就好像把发条倒转  
表针依旧在走  
就好像修一道坝浇灌葡萄园  
坝毁了, 葡萄熟了  
水流依旧向前  
就好像有情的人总要相识  
在某某地方, 相伴一程  
就好像无情的人总冷眼看着  
打一鞭就掉头归去——

归去, 归去, 去熟悉的酒家  
酒旗高挂。暖风使人醉了  
绕过你桌头折一枝青梅  
听雨下几时, 嘀嘀嗒嗒

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 傍晚的云

诗 / 王清玄

何等的天工?怎样的妙笔  
能造成此刻天上的画卷  
轻轻捉住点点滴滴的色彩  
和变幻的云的流形?

你是否看到这灿烂的图景  
这傍晚的布满云朵的天空?  
也许你和我一样爱它  
也许不:你的面孔后藏着  
另一种流形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楼梯 / 胡思恬

## 青玉案·记近几月事(新韵)

诗 / 田 沙

生前身后难寻觅。道途远, 仍歇憩。今又驱驱离客驿。一言惊醒, 江河换洗。莫断横秋气。  
春光花鸟曾来去, 弩马脱缰围人计。曳尾龟鼯高庙里。谁人识我, 强捱风雨。待子虽然意。

二零二三年三月作

## 鹧鸪天·偷闲抒怀(新韵)<sup>①</sup>

诗 / 田 沙

尽日殷勤扰贵忙, 三千关切两相伤。低眉睥睨非空降, 回首苍茫是远荒。  
死床榻, 老书房。尘间错乱不思量?慨然拔剑出门去, 又替官爷问短长。

二零二二年六月作

<sup>①</sup> 近日参加某社会项目, 接任务赴海南做问卷调查, 每天对着访户谈访问系统上的问题。动辄五百道, 多遭拒绝, 只能是欺负老实人。有时听到访户生活中的哀哀诉求, 又无能为也已。

## 清明记事(新韵)

诗 / 田 沙

自命傲嶙峋?从容卧梓村。  
风烟熏彩翠, 父老叹光阴。  
往岁云摘月, 今朝首叩尘。  
坟前白孝布, 却酹野花春。

二零二二年四月作

## 江南

诗 / 刘云帆

竹外三两疏影, 苔痕梦觉春深。暖风醉客灯对望, 一缕星河, 斜月二更。  
谁家小儿闲坐, 竟学老叟垂纶。黄酒已温风正好, 游子此去, 雏凤凌云。

# 呓语

诗 / 刘云帆

你在云间低语  
于是人间响起风声  
可今晚上没有云  
你会住在哪颗星星上

# 起手

诗 / 刘煦雅

磷磷的粉  
复眼  
万千、世界花开，  
开，翕  
诵歌  
并默念：  
一切珍重  
一切荒芜  
洒在接壤那处  
被俘获。



新月 / 罗雯静

# 江山与风月之篇

诗 / 江 止

第一章 雨人  
说不上即兴  
倒也不算是蓄谋已久  
于傍晚时分离开外滩  
一包一人  
奔赴车站

天边有小雨  
任雨打在身上  
化了  
化成雨人  
想来是春雨  
是看得见的生机  
在夏至前  
不妨再试着梦寻春天

南风骑雨  
化成雨人  
雨乘风西  
小舍名曰觅居  
出去觅食  
归来觅居

第二章 白衣  
卯时掀帘  
影伏窗槛  
闻鸟鸣三两  
着白衣一袭  
别觅居  
遇知竹  
入飞来  
咫尺西天

品山葵  
游白堤  
归陌庐

访玉液幽兰  
探溶洞造像  
方觉烟雨江南之雅  
遂思死便埋我于江南  
燃香于灵隐  
登峰于飞来  
失足  
遂得一袭灰衣

寺前听雨  
饱食于庆春  
遂过法喜  
若说灵隐恢弘  
则法喜清幽  
层檐朱笼尽显明丽  
傍晚时分

终章 梦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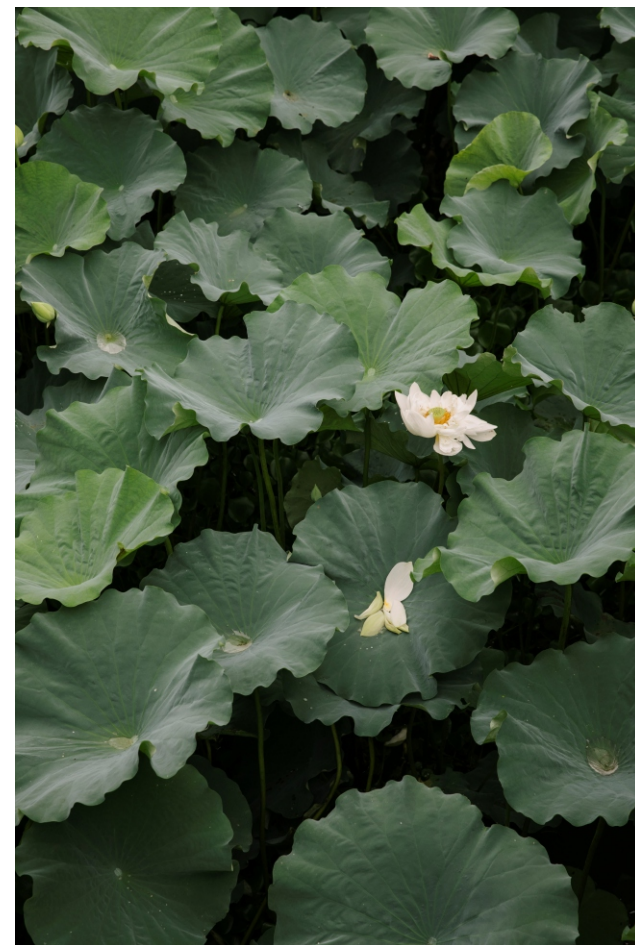
时不时  
也睡个懒觉  
既知江南意  
何必穷江南  
于是梦醒已是午时

驾车西湖  
不见山外山  
但见楼外楼  
漫步曲院  
且听风吟  
静待荷华  
梦蝶  
蝶为张岱  
遂感虚实  
思古今  
乃率意独行  
不由径路

不觉至郭庄  
亭台楼阁  
错落有致  
游鱼翠竹  
颇有韵味  
便思至此足矣

余此番年二十游西湖  
唯憾未读毕《西湖梦寻》  
不可思张岱所思  
感张岱所感  
不知来番重游西湖  
又因何故  
又待何时

游河坊  
品知味  
后返车站  
归宁波  
汽笛长鸣  
似铃  
方识大梦初醒  
不知何处梦寻



碧荷 / 尹一智

# 縫隙深处

诗 / 王侑欣

梦境的背后, 有两面相反的镜子。  
很久以前的那个疑问, 我还记得。

是否只有发生的, 才成其为真实?  
存在于两个形体中的梦境,  
难道就比孤有之梦更为真实?

实有之物: 藤蔓低垂的榕树林  
蜘蛛结它银色的网; 黎明时分,  
人们在树下捡拾散落的脚印。

虚有: 远处传来的隐隐雷声  
榕树如樊篱般倒下; 黄昏时分,  
潮水凝固在礁石的缝隙里。

过去发生的, 是否比梦境更为真实?  
子夜的挂钟敲响后,  
一切会变回原来的样子吗?

曾经梦见这一切发生, 我幻想  
迷恋的不是那些答案, 而是疑问。

镜子背面, 曾有过不同的声音:  
孩子们踏着相异的频率  
并排走过一扇狭窄的门。

# 航海

诗 / 王侑欣

我害怕骑上  
秒针, 周游世界  
彼岸如此沉默  
水流却如此湍急;  
我怜悯分针,  
那样的步履蹒跚  
秒针催促着它  
时针不为所动;  
我不愿意  
麻木不仁。

午夜  
时钟的弦松了。

向何处去呢?  
船靠岸了。

# 降水预报, 星期天

诗 / 张其嘉

如果一个暴风雨夜  
风卷起你的伞  
伞拽拉你的手  
你勾住我的指尖  
如果我恰好在做梦  
所以恰好在你旁边  
穿梭瓢泼的泪  
逃离大气沉闷的呜咽  
浮出云的表面  
一层蕴藏着温热的  
尚未冷凝的潮水  
云是白色的缠结 细且淡  
是我的眉和眼  
然而 抬头望  
星星正在你的眼中大雨般倾泻  
光点向光点流淌 扩散 蔓延  
屏障世界  
于是整座行星谛听我插动的心跳  
和潜伏在紧密的欢愉里  
一丝漏拍的惴惴  
因为  
我正小心地猜想着 也许下一秒  
我恰好会惊醒  
也许下一秒  
一颗星星会消弭地流出你的视线  
带着余温  
再滴落我的眼睑

# 如果我在26℃的阳光下 翻开地理书

诗/唐嘉谣

如果我在26℃的阳光下  
翻开地理书

那么地壳断陷集水 有两处  
汇聚成我的瞳孔 贝加尔湖

目光 把岩石圈  
烫出一座蓝洞

睫毛轻颤  
挤压夜晚的山

从背斜向斜里  
长出我的脉冲

# 一半

诗 / 唐嘉瑶

天空是一张用山羊毛织成的软毯  
云层的纹路被黑夜纺出  
霓虹扑在地上 即将倒出更悠长的夜晚

如果我小小的眼眶里能住下月亮、诗歌和一片海洋  
那么我愿意去谛听雨水汇入溪流的声音 风与虫鸣  
我愿意把自己撕成两半  
一半给你  
一半给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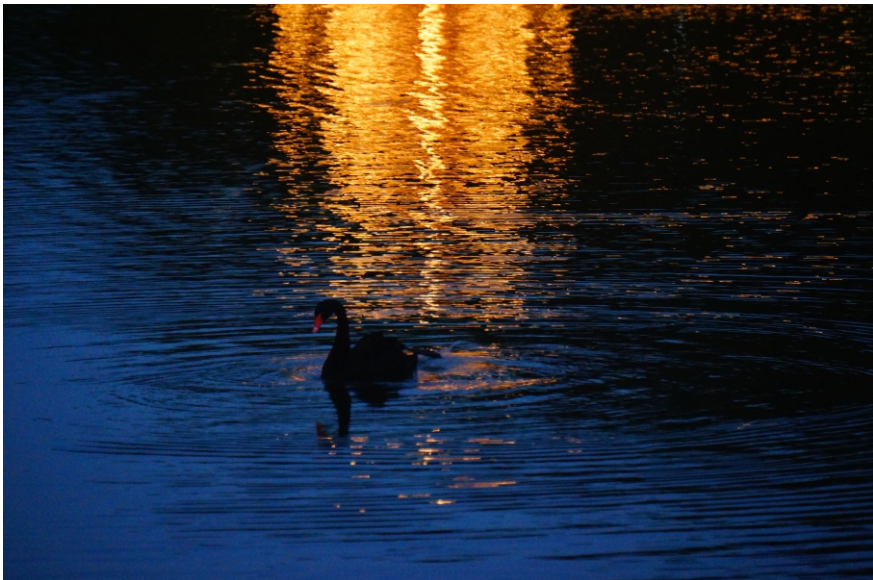
# 受潮

诗 / 江渚上

自由风吹风滚草  
擦身而过一粒沙  
在绝对的空虚里做不存在的梦  
故事无法降临在无水沙丘  
时间度化不了石头  
因此, 在它的世界  
爱, 是一颗受潮的心脏



晚霞 / 罗雯静



天鵝 / 胡思恬

散文  
Prose

# 屋

文 / 阮亦心

20岁搬去新家,对浅色系的简约卧室情有独钟。住宅是现代生活哲学的一环,高设计感是必须,光影景观都是流行格调。古人强调住宅融入自然,隐逸士人居于山野草堂,屋内陈设力求雅致诗意,建筑布局遵循风水流转,颇具东方之美。诗意栖居成为现代高端住宅的广告词,附以家居设计的先锋文化气息。

新家的巧思,从绿植前庭过渡到吧台酒柜,停留在黑胶机与环绕灯带之间,空气里悬浮的细腻女声,还是2002年那部电影的质感,流动又被遗忘的时光。过往总是易于复刻,美化后成为情怀和向往。张爱玲女性视角与王家卫电影镜头下的上海,令人浮想联翩的都是不一样的城市气质。而情怀总是迷失在假象里,充斥着迷茫的都市生活。闲聊时有人惆怅地提起重庆的变迁,儿时人声鼎沸的市井食街,被千篇一律的仿古建筑取代,以迎接网红城市的人流泡沫。

朋友在北京旅行,住旧鼓楼大街的四合院酒店,感慨地道惬意,动中有静。地道一词,人文地理式的最高评价,那地域特色的精妙传达,人与自然共生的证据,如今似乎难以寻得。躁动的都市里,风景和语言都不复当年。老舍笔下的北平韵味,不过现代人的京城旧梦,繁冗生活的一点诗意。所幸,承载中国人文化情结的房屋,如今依然藏在窄巷深院里。历史诗意与文脉承袭的力量,让繁华之内仍有南巷北街的人间烟火。

童年和外公外婆生活。那时白玉兰的树枝遮不住书房的窗户,放学后花园里有很多孩子玩皮筋和篮球,我总是在家写小说,感受时间在人群流动的足音里与我的想象力作伴。灯火通明的日暮时分也不愿拉上窗帘,像是在窗格里忘我高歌的作家。沉迷港剧警匪片,写的大多是脱离现实的卧底小说,如今却不愿支持急速涌现的犯罪电影。侦查技术和书写媒介的迅疾更迭无法延伸到童年的地界,曾经对科技与人类未来的展望早已成为现实。时间总是将个体记忆与时代进展错位,留下往日斑驳的阴影。那是没有年轮转动的生活,那是叛逆的发源地与浪漫之屋,那是想象编织的虚无茧房。我对现实的艰涩钝感和冷漠清醒始终沿着生长轨迹爬行,在柏拉图的理念城堡里患上理想主义的绝症。

成年之前的生活寂静漫长,又充满颠沛流离的挣扎感,在某个漫天雪舞的冬天留下隐喻。缓缓降临的大雪,像是浩荡的生活碎片散落大地,分解成褐色砖瓦上湿润的尘土。积雪严实地裹住苍青的灌木,颜色被藏匿,冬日空余单薄的层次。那之后我总想到瓦尔登湖边的木屋,窗外的南方花园披上了北国雪乡的静谧色彩,那是清晰而迷幻的记忆。住校后,在黑夜里清醒的遗忘梦境,现实的矛盾和限制剥离了抵御的外壳,自我世界遭遇侵袭,成为不稳定的所在,木屋从此不复得路。中学看很多书,审美始终有迹可循,对繁华和诗意有巨大幻觉。强烈依赖充斥乌托邦式虚无的文字,对生活只剩病态的精神凝视。无法用写作解决自我与人类的现实困惑,文学成为长满荆棘的玫瑰。因此我很少再动笔,毅然决然地走向大厦林立的物质旷野。

求学时常奔波。不安定的青春像穿堂风,留下迅猛的记忆,卷走细水流长的时间。房屋需藏风聚气,但记忆的长篇隐喻漂泊无定,聚少离多。我对家庭始终保持独立与距离感,归去成为一个坎坷的命题。中国人的屋与故乡,

是血缘伦理与故土情怀的共同体。

安土重迁观念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习惯停留与回溯,畏惧时代浪潮中的颠沛流离。外婆总是固执地藏着一件旧物件:母亲上学的皮箱,上个世纪流行的格子裙。她对终将消散如烟的往昔怀有近乎虔诚的珍视。旧屋冬天晒不到太阳,充斥着无生机的寒冷气息,但他们总是不愿离开——用暖风器和热水袋熬过冬季。外公总说要来深圳看我,但因担忧旅途奔波迟迟不动身。上一代人厌倦行路里消磨掉的漫长光阴与热情,日复一日烧茶煮饭的安稳成为幸福感本身。一屋半生,等待和期盼亦是寄托。我脑海中鲜明而深刻的画面,唯有他们年复一年挥手迎接或送别的姿态。外婆的自我已匿于记忆长河,她的存在成为家的具象化,她的生命是流淌着守候,牵念与温暖的血脉。家是后方,我只留下了匆匆来去,不忍回头的背影,任由岁月的遗憾生长,生命的创痛日渐清晰。对个体无意识的召唤,使故乡成为文化载体和精神归依,而现代社会的原子化倾向削弱了召唤的声音。个体成长与集体亲缘的割裂,亦或童年生活缺乏城市归属感,我始终像一个远方的流浪者。记忆里的家乡,浙江沿海城市的样貌,只有庆山笔下的阴雨小镇,黄梅天气浸着泥浆的青石板路,台风过境滩前的白色大浪。乡愁只有淡漠的触感,没有文化符号的印记。习惯于在他人的文字里寻找故乡,念念不忘古朴湘西的白河,桃花处沽酒撑船。烟雨凤凰只是沈从文先生的审美构建,这片未受现代文化侵染的乡土世界破败落后,愚昧闭塞,但我始终深爱它。如今它已成为旅游胜地,人们趋之若鹜,秘境中的诗意不再,我终究没有勇气去往那素未谋面的精神故乡。它成为充满超越感的集体记忆与原始意象,像我疯狂迷恋的远方神话,像生命终极幻境处那一帧永恒的房屋,看山是山。

对一个被赋予现代文化意义的城市而言,街区气质,空间艺术与公共文化皆是居住者感知城市生活变迁并与时代产生联系的方式。溯源历史记忆的城市文化客厅,以文旅名片的形式,展现了囊括本土人和异乡人的宏大叙述,人们对周围的现实有了价值认同。公园林间的咖啡馆与艺术长廊,提供了惬意而治愈的心灵空间,作为一座社会意义上的城市之屋,是孤独个体隐匿于自然间的庇护所。艺术家和设计者对周遭世界的情绪与审美倾向融入空间当中,表达对网络化,时间感知,虚拟现实等现代命题的困惑和审视。

曾在珠海度假,去过一个原始复古风的艺术空间。洞穴般的墙体结构,窗台上光影朦胧的玻璃瓶,异托邦的展览画作,旧打字机与钟摆的复古工艺,胶片暗房里充满岁月质感的显影成像,须臾之间艺术的流动与交互。有人在满墙旧唱片与工艺酒瓶的房间里安睡,有人拿起角落的吉他调音,在安静的书房轻声弹唱。有人摩挲手写纸张,等待说书人之夜的朗读会。这是真实而坦诚的空间,灵感和智慧的碰撞,艺术的交流与包容兼具。现代都市早已丢失这样的房屋,大隐于市,自然和谐,给精神短暂的宁静与深刻的欢愉,打破浅薄的社交并呼吁灵魂共鸣。在城市的午后,一杯茶咖的制作工夫,人们享受社会关系的深度联结。此刻想起在读书会中被提及的“城市民谣”一词:“城市应该被吟唱,就如需要一个空间,来容纳珠海。”

我们总认为自己在灰败的现实里踽踽独行,迁徙不定。万里挑一的灵魂无处可寻,自我价值与存在意义成为虚无命题。面对冷漠功利的人世间,或缩在安全壳里自我保护,或在无尽喧嚣中放纵激情,沉浸在充满割裂感的生活方式里。我始终无法找到那间房屋,容纳个体成长的精神轨迹,家乡与城市的文化印记,以及时代的疑难和局限。



香港 / 罗雯静

# 阿飞小传——记巴黎生活

文 / 蒲严博

“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呀，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的时候。”

——《阿飞正传》

我不知道该从何处说起，那些让人怀念的，蒙着一层滤镜的生活。但或许，我会从我调整了一个星期都尚有些力不从心的时差以及断断续续，一直没有完全康复的喉咙痛开始。时差是我仍沉湎于那些岁月中的惯性，粘稠而又沉重地想要把我的肉体拽回那个时空——躯体永远是最诚实的，即使时差不会让你联想到某个特定的回忆，但他会在你的心上，用一把扫帚，淡淡地扫着，口中还念念有词——你的灵与肉不属于任何一处。这怪叫人下意识地觉得落寞。

其实从小到大我出国的经历每一次都很美好，美好到每一次我在舷窗边，感觉我被飞机带离彼端的土地时，我都会很落寞、很感慨——即使在我还不理解落寞感慨为何物的年纪，只是觉得快乐的时光短暂，而总要离开一种fairyland式的梦幻生活。其实我第一次出国是在我刚满9岁的时候，彼时的哀伤像是一种五味杂陈的童稚预言——但玛雅人预言的2012年12月21日的世界末日没有如期到来。我换好了衣服坐在洛杉矶的酒店落地窗旁，准备见证这个世界的终结的时刻。但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等到了三点，熬不住便睡了，五点起来结结实实地看到了加州12月21日的晨曦。现在想来不过是一次普通又好笑的互联网操纵了几个幼稚小学生的成功案例，但这种浪漫的、诡异的末日宣传或许在这次有人明确地跟我指示了之后，永远也无法再有。

说回巴黎。我们在宇宙注定的离散性中寻找某种恒定不变的密码，却又承认我们本身对于变化与未知有着某种隐秘的追求。你很难留意到家楼下的那家舒适的、永远不做过多宣传的、内自热闹的意式小酒馆，却总要每周抓住假期，去探索一个新的国家、几个新的城市。

我的生活是分为两个篇章的。在Cergy属实不能不说是生活在别处了。在这里好像上学才是个消遣。开学之前，我在南方赶上夏天的尾巴，晴雨交加之际，我穿梭在时间的狭缝里，是最小的乌托邦。夏日盛极一时，在炽烈而丰润的南部骄阳中，我们似乎首先品尝到了自由的滋味。比基尼是自由的隐喻，饱满的、丰腴的、健美的、瘦削的、白的、黑的、巧克力的、男的、女的……统一的对身材的苛责、妆容的规训，在不同肤色、不同人种之间，变得不太可行。我在罗马、佛村、科隆、柏林、伦敦，以及无数无法一一列举的城市间穿梭，身体正不受控地跳着探戈，在舞步踢踏间完成城市间的旋转，却感觉我的灵魂是可以无处不在的。我在想我是否应该去描摹每一座城市的形状，却不大必要的，我也不再关心我需要成为什么形状。

我的社交生活永远都不在一个正常轨道上，扩展自己的社交圈也都不是传统的参加派对、boat tour或者集体活动而认识，而是在旅途的大巴上、在飞机的邻座、在课堂的同桌、在街角的Café里、甚至只是在街上走，走在无数的自然发生中。

“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呀，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的时候。”当我缩在被窝里的嚼着水果看《阿飞正传》时，我起初是艳羡的（有些无厘头），但深知我不是那种可以忍受永恒颠沛的人，我需要一个可以让我落脚的巢。

我的公寓坐落在15区，一下楼走向Charles-Michael地铁站，就会与硕大的巴黎铁塔撞个满怀。晚上铁塔的射灯旋转着，仿佛要把漫天的流光溢彩和一种迷蒙若梦以放射状的形式辐射至巴黎的每一个角落，让在neuf pont上亲吻的爱侣、在Chatelet旁边的小酒馆里小酌的上班族、在Jardin des Tuliries闲逛的年青人都甘心沉沦在一种暖黄怀旧的光泽中。除此之外这个街区，你几乎可以找到所有你想要找的东西，她是巨大的，毋庸置疑的

完备。你知道巴黎有很多华而不实的东西, 虽然不可否认她们构成了巴黎的精神内核, 但是若论生活之便捷, 之安全, 之热闹、之幽静、之现实, 之浪漫, 巴黎无人可出15区其右。

这个小公寓的入口非常的“巴黎”——就像一条一直走好似怎么都走不到尽头的直路, 突然在街边冒出了一个漂亮的小门, 兀自地就找到了, 于是跋涉骤然停止, 像是一个人走着走着就从这条路上消失了。小公寓已经有将近两百年的历史, 原木的楼梯一圈一圈螺旋上升, 旋转楼梯中间的缝隙里勉强塞进了一部只能容纳两个人的电梯。在这两百年间, 有无数的步伐曾踏上这些楼梯, 一眼望去, 会明显发现楼梯的中间会比两边更加凹陷也更加光滑, 甚至光滑到可以反光的地步——岁月在甬上跳下, 每一处凹陷都是它的落脚点。我喜欢走楼梯, 拾级而上时喜欢听这些粗糙的木头阶梯被踩到时的吱嘎作响, 甚至能从木质扶手的反射中隐隐看到自己的倒影。

巴黎的公寓楼距都很近, 近到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对面的邻居在做什么。到了巴黎之后观察人类的爱好被愈发放大。洗完澡后坐在床上, 把自己蜷缩在被子里, 端着一杯热茶, 透过氤氲升腾的水雾望出窗外。我的房间是天井的一方, 其实望出去, 除了邻居的窗户之外真的乏善可陈——但是也就这样, 我一个人默默地看着和我同楼层的女士为家人做完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得到了丈夫的一个吻; 楼下的男人房间里贴着某位政治领袖的头像, 他常常在房间里抽烟, 烟雾缭绕间若隐若现他的黑框眼镜, 是个典型的法国长相的男人; 楼上的女孩也喜欢抽烟, 只不过她喜欢一边吃蛋糕、一边抽烟——烟圈是干涸的枯井, 蛋糕上的奶油和水果增添丰腴。房东阿姨总是跟我说, 不要老是拉开自己的窗帘, 注意自己和别人的隐私。但是我在想, 他们既然也不拉上窗帘, 公平起见, 我也大大方方地罢。

我有好几个室友, 一个中国女孩还有一个意大利女孩。客厅里的大餐桌就是我们常常聚会的地方——说是聚会, 但其实也只是结束了一整天之后, 见见房东的朋友, 大家一起聊聊天罢了。房东阿姨是北方人, 嗜好是北方面食, 因此经常会烙各种各样的饼——甜的、咸的、有馅的、实心的、肉的、菜的。面饼是胖乎乎、圆溜溜的, 在房东的手上变得格外听话, 面粉的香气是故国的密码, 其实面粉是法国的面粉, 阿姨也说这个面粉做出来的馒头没有中

国的白, 但是我们愿意为半个家乡买单。

阿姨也很喜欢做中餐, 我们常常说她炒的蔬菜也有肉的味道, 她会瞪大眼睛操着一口京腔说, 我什么都没放呀, 怎么就有肉的味道呢。当然, 她做的肉更是让人流连——她喜欢在家里做大餐请她的朋友们来吃, 因此我也就见到了三教九流的、飞天遁地的、她的朋友们。她自己年轻时在灰色地带逡巡, 在纽约的华人圈子里叱咤风云, 打造了一个霓虹扑朔、欲望迷离的商业帝国。我这种常被诟病清激愚蠢的留学生常坐在餐桌的一角, 听她和她的朋友们讲各种各样或离奇或吊诡或搞笑的故事。看到了各种人的生存方式, 各种生命存在的形态, 各种道路的方向和破局, 各种价值观的表达。她常说, 她的家, 就是一个江湖, 此话不假。

这就是我的安全岛。

——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于深圳。

我还是常常想起那段日子, 那似乎是一段日子, 我感觉一个与我的故土完全不接壤, 与一个需要跨越千山万水才能触碰的土地, 是属于我的——这是从前去过那么多国家旅行从来没有过的感受。人们常常把过去的那些日子称为“good old days”, 好似不论是不是真的百分百的快乐, 都会在回忆中过滤掉那些挣扎苦闷的片段, 留下那些让自己振奋的, 用以填充当下与那个乌托邦式时空之间的天裂。我也不例外。但是我也并非不满于当下, 或者我更愿意连续地看待我的生命。我可以同时拥有青春, 以及对青春的感受; 我也可以同时拥有世界, 以及对世界的感受。

# 缘起相聚神仙湖

文 / 曾 颖

我的老家在成都,一座来了就“走不脱”的城市。自出生到研究生毕业,我一直在这座安逸的城市,悠悠闲闲。毕业后,短暂的到外地去工作后又回到了家乡,也没有计划要去到广阔天地,追寻大有可为,成都人多少有种小富即安的满足感。

后来认识了我的先生,计划外地随他去到了新加坡。我们在新加坡生活了六七年,后来因为CUHK-Shenzhen,在2023年新冠疫情后国门刚放开的时候全家来到了深圳。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深圳,说来可笑,同是南方人,我也在学生时代穷游了不少祖国的大好河山,而作为一个财经院校的学生,我竟从来没有把这座算得上全国经济最活跃之一的城市,纳入到我探访的范围中。

刚到深圳,我们把家安在了学校附近。每天清晨在阳台上,我能看到对面的山上云雾飘渺,很有点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的意境。后来我家老二出生了,我便开始在大运公园的山上日日溜娃,山上的林区植被丰茂,空气异常清新,让我每每想起家乡的青城山,总感叹我家这小妹有福气,出门十分钟,就能在这林间畅快呼吸。

等孩子大些了,我也很荣幸的加入到了CUHK-ShenZhen这个大家庭。穿行在美丽的校园中,日日看着徐校长题写的“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对这段话有着我自己独特的体会,正值校庆十周年,想要分享给身边的你们。



晚霞 / 江渚上

## 结合传统与现代

正如我一开始提到,我是成都人,生长于斯。但根据我家家谱记载,祖上是在清初湖广填四川的时候,从广东梅县移居到了四川的临邛。提起临邛,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是哪里,但提起大名鼎鼎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两人当垆卖酒琴瑟和鸣的爱情佳话,大家可能就会恍然大悟,哦,原来临邛,就是这段传世爱情最初开始的地方。所以现在,我来到了广东,把时间线拉长,再拉长,可能还应该算是回到了祖先们生活的家乡。

身边的同事中,不少人是广东人。一聊起来,办公室的同事里就有来自梅县的,真真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忍不住不时向客家的同事们请教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传统,感觉现代的我,能通过这穿越千年的风,厚重百年的土,情谊深沉的人,体会到先祖当年的生活。

回看身边,原来我之前一直走过的山,叫做神仙岭,神仙岭下的水库,叫做神仙湖;原来神仙岭下的工厂,变成了美丽的校园;神仙湖畔,不仅有了亭台楼阁,还有了建设中的校舍。“梧桐树下听凤鸣,神仙湖畔论古今。”龙岗的先民们跟我们走过了同样的山,饮过同样的水,我们却和他们走出了不同的路——知识的路,发展的路,前进的路。

春日的清晨,我信步在校园里,走过图书馆前的波光粼粼,路过一池碧莲,走入了雾霭中的一片缤纷。翠绿的草地上,一树树粉色樱花璀璨。阳光穿过薄雾洒在我的身上,我进一步,便走入了桃花源;我退一步,便又落回了红尘中。

## 融会中国与西方

入职后不久,便迎来了2024年的春节。春节假期后,大家带回了不少过年的小食分享。我第一次在深圳过年,从本地的同事们那里,体会到了广东过年的氛围。客家的同事带回了糖角——饺子形的炸物,里面包着花生芝麻和白糖,一口下去,满嘴的香甜酥脆,甚是好吃。我在新加坡过了好几年的春节,特别是三年大疫期间,所以也对新加坡华人过春节的习俗有所了解。新加坡的华人在春节期间也会准备各种炸物,其中有一种小食跟糖角很相似,但是里面包的是咖喱,叫做咖喱角;而我们在深圳过年期间吃的客家美食之一——酿豆腐,也是新加坡非常流行的一种食物;更别提在深圳随处可见的各式粿条,也是新加坡食阁中最喜闻乐见的食品。

当年潮汕人在下南洋的过程中,不仅把中国人的勤劳带到了新加坡,更是把潮汕的饮食文化带到了东南亚,经过百年和当地其他民族的融合,我们在新加坡依然可以在方方面面清晰的探寻到潮汕先祖们留下的身影。

而从另一个潮汕同事那里,我知道了英歌舞,当地人叫做打英歌。这个“打”字显得尤其生动,这种民间舞蹈本身就充满了力量,是武术和舞蹈的结合,看得人心潮澎湃。而这种舞蹈,也随着潮汕先民们的脚步,走向了世界,如今在世界各国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我们办公室本身,也很好的体现了东西方的融合。同事们有着在不同国家的留学工作经历,从英美,从日韩,从新马,因着CUHK-Shenzhen,大家从科技大厂,从高等院校,从自主创业,从国内名企,从各行各业,从世界各地,汇聚在了深圳,汇聚在了神仙湖畔。

愿用我们的所学所长,愿用我们的青春热忱,共建更美好的港中大(深圳),不辜负这跨越万里,相聚一堂的缘分。

筚路蓝缕,以建成均;十年风华,融汇创新。

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

向前看,前路漫漫亦灿灿。



小舟 / 杨涵文

評談  
*Criticism*

# 枪炮、病菌与钢铁 – 人类社会的命运

文 / 小明书评

在这个地球村里, 我们不但要从中国看世界, 也要从世界看中国。后者可以给你提供一种新视野, 一个新高度, 和一个大格局。我向大家推荐《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这本书, 就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

从世界看中国, 从人类社会的发端来探讨中国何以为中国, 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有何联结和共性, 华夏儿女又是如何创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文明形态和社会文化。我们港中大(深圳)学子学了不少从中国看世界, 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

从世界看中国, 所以强烈推荐给大家。

贾雷德·戴蒙德教授是美国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演化生物学家、人类学家。《枪炮、病菌与钢铁》(英文书名是 Guns,Germs and Steel, 缩写是 GGS), 在1997年初版以后, 马上荣登各大书单榜首, 后又获得美国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地理协会把它拍成多集纪录片。GGS后来又出了几个修订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了2005年版本, 在2016年出了中文版。记得2005年左右, 我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工作, 一位相熟的美国教授邀请我去参加他的读书俱乐部, 他们在读这本书。我就读了几个有关章节(英文)去分享了我的看法。这次通读了整本书(中文版), 才全面地了解了戴蒙德教授的整个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 才体会到这本书非凡的大格局。



高山草原 / 罗雯静

地理环境决定论当然不是戴蒙德教授首先提出的。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法国的孟德斯鸠,德国的黑格尔和拉采尔都从不同角度来探讨各社会的不同和各民族的差异,指出人类社会在其生存的地理环境中演化,这环境包括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在内的各种自然要素的总和,如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生物、矿藏等。他们认为,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是人类社会变化的基本因素,由此衍生出不同的社会群体的身心特征、民族特性、社会组织特点、文化特色等人类社会现象。而各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因此而来。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E.Huntington)于1903~1906年间在印度北部、中国塔里木盆地等地考察后发表《亚洲的脉动》一书,认为13世纪蒙古人大规模向外扩张是由于居住地气候变干和牧场条件日益变坏所致。有中国学者指出,中国的政治中心由北方转移至南方亦是由于当时西安一带环境变得恶劣、粮食供应不足以常年维持一个庞大帝国首都的消耗所造成的。

那么,为什么欧亚地区能够取得这种优势呢?地理环境!这是戴教授分析的精彩之笔:各大陆的轴线走向不同。美洲的主轴线是南北向的,而且几乎被巴拿马地峡一切为二;非洲的情况类似,也是以南北向为主,而欧亚大陆的主轴线是东西向的(172页)。轴线走向影响了驯化动植物的传播速度,可能还影响了文字、车轮和其他发明的传播速度。这种基本地理特征在过去500年中深刻地改变了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欧亚大陆人的生活轨迹。粮食生产能够在欧亚大陆快速传播得益于东西两地大部分区域处于同一纬度,昼夜的长短和季节变化相同。植物、动物和病毒能够比较快地适应纬度相近的气候条件,而难以适应纬度相差大的气候条件。而在非洲,中东的大多数始祖农作物很快传到埃及,然后折向南传,到了埃塞尔比亚高原地区就止步了。

南非的地中海型气候应该是这些农植物的理想之地,但是埃塞尔比亚和南非之间那2000英里的热带环境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中东地区的家禽在非洲向南的传播也是由于气候和疾病而停步或延晚。于是,非洲和美洲这两个最大的陆块,由南北轴线走向形成两端的纬度落差而造成了动植物传播的缓慢。大陆轴线的不同走向不仅影响了粮食生产的传播,也影响了其他技术和发明的传播。“历史的命运就是围绕着这些轴线转的”(187页)。

病毒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出没无常,所以我们也只能以平常心来对待它,可是它在人类社会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却不容小觑。因为人类要生存,要猎取食物,要生产粮食,就要大量接触动物,动物就会把病毒传染给人类。在今天,人类疾病源自动物这一结论已经成为大众常识。在过去的战争或殖民地拓展中,不是武器,而是病毒往往掌握了决胜权。戴教授说,“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武器的军队,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有可以传染给敌人最可怕病毒的军队”(193页),“印第安人在病床上死于欧亚大陆病菌的人数要多于在战场上死于欧洲人枪炮和刀剑下的人数”(207页)。

中国读者会对第十六章“中国是如何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的”感兴趣。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6个国家里,5个是民族大熔炉,中国是个例外——中国一直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粮食生产中心之一,这就为人口增长、文化进步、社会政治统一打下基础。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就取得政治统一;社会组织的统一也为书写文字使用的统一铺平道路,90%的人讲汉语并使用同一种书写系统。但是,在这个大国里,南方与北方在地理和气候上有很大不同;在其庞大的人口中,北方人与南方人有着基因上的差异。中国人很早就驯养了猪,也可能把源于猪的流行性感冒传染给了其他地区(357页)。中国在粮食生产、技术发明、国家组织、文字、文化等方面的领先优势不但为自己这块土地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传统,也促进了周边邻国的发展(359页)。

这本书一个有意思的讨论点在“日本人乃何许人也”一章里。这一章在早期的版本里没有,是后来添加的。可能是早期版本受到质疑,书里讨论了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为什么把日本遗漏了?戴教授作了一番研究,补上了日本。虽然功课是做了,但是问题还是留下很多。比如说,日本人来自哪里?什么时候来到日本?他们的语言又是如何演化而来的?这些基本问题都没有确切答案。有时有些问题有比较明朗的指向,但是因为涉及到民族感情,答案又变得模糊了。例如,在日本人起源的问题上,有四种不同理论。日本人喜欢说,日本人从远古冰河期就在日本或者是公元前400年来的中亚游牧民的后代,而比较多的西方和朝鲜学者认为,日本人是公元前400年带着稻米技术从朝鲜渡海过来的移民后代。而这一点日本人是无论如何不能接

受的。于是,日本民间朝野花巨大精力去发展日本的考古事业,就是要证明日本人就是日本人,而绝不是朝鲜人的后代(458-59页)。戴教授自己的结论是,现代日本人和朝鲜人在外形和基因上的相近性远远超过日语和朝语之间的相似性。不过,他自己也心里明白这个结论是两面都不讨好的(478页)。

我们当然可以说,科学研究是为了揭示真理或者接近真理,其结论不用去讨好谁。但真正牵涉到人类社会或者民族感情时,答案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

不管怎么说,这本书信息量大,读了很受启发,扩展了眼界,提升了格局。不过,书名“人类社会的命运(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似乎有点夸张,值得商榷。这里的“命运”(fates)有天意、天数的意思,不是人类自己可以掌控的。人类社会的演化还在延续,要给其命运下个结论还为时过早。不可否认,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早期发展有着巨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但以后的发展就很难再用地理环境的局限或者优势来解释了。宗教的兴起、贸易的发展把世界分割成新的板块,把人类带入新的发展阶段。举一个例子,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只是做成炮竹取乐,而欧洲人拿火药做成枪炮去开辟殖民地。这是东西方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模式导致的不同社会发展轨迹。德国的马克斯·韦伯就认为,宗教的影响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差距的重要原因。英国的李约瑟在研究了一大堆中国传统社会的技术发明后,感到惊奇,中国具备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基本要素,但是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如果说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早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那么人类社会后来的发展就很难再用地理环境来解释了,因为社会发展要素是多元的。所以,如果书名改为“早期人类社会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Early Human Societies)或者“人类社会的发端”(The Early Formation of Human Societies),就显得比较贴切。

如果再进一步问:这种价值取向/思维模式的不同又是怎么产生的呢?什么时候产生的?对今天的世界格局有什么影响呢?这应该是戴教授的下一本书了。

总的来说,这本书帮助我们长知识,开眼界,所以强烈推荐给大家。



高山峡谷 / 罗雯静

# 逝影留光

文 / 李泽孚

序言：下文取材于余华先生的《第七天》，书中讲述了主人公杨飞死后七天的见闻。其中，“影子之舞”、“羁绊之渡”和“雾中之光”三节分别以原书的“第二天”、“第五天”和“第七天”为灵感，探讨了人在面对真实自我、生死爱恋和社会现实时的复杂情感和抉择。下文既是对原作的深刻解读，也是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反思和批判，旨在引领读者进入余华先生笔下那既幻想又真实的世界，感受那些被生活压抑却依然闪耀着光芒的灵魂。在这里，我们不仅仅是阅读一个关于死后世界的故事，更是在探讨生与死、爱与恨、真实与虚伪之间的界限，以及这些主题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断上演。跟随着余华先生的笔触，我们被引导穿越那些阴暗与光明交织的领域，去发现、去感受、去思考，最终或许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这篇书评是一次心灵的旅行，它邀请我们一同在余华创造的世界中漫步，体会那些超越生死的细腻情感和深邃思考。



夕阳 / 罗雯静

## 影子之舞<sup>②</sup>

### Dance of Shadows: Behind the Masks of Truth

「我看这世界像一场马戏，舞台上的演员们都戴着面具，从不将他们真实的一面示人。当旁人纷纷戴上面具，隐藏自己，却仍有人选择褪去所有伪装，展露最脆弱的自我。」

这是第二天，我在回忆中看见一位求爱不得的同事，深感难堪而决定辞职。他临走前拜托共事多年的同僚替他收拾物品。然而，他感受到的并非支持，而是背后的嘲笑。他最信任的同事们，在办公室里竭力曝光他寻求帮助的场面，并以此取乐。这样做错了吗？不！在他人最失意的时候落井下石，还有什么比这更具娱乐性质的事情呢？我只是惋惜他的愚笨，在过去五年中，他竟然没有丝毫的察觉，自己身旁充斥着西装革履、平易近人的、用面具伪装得严实的斯文人。他们隐藏嫉妒、丑陋甚至残忍的真实面目，将自己的皮囊包装成刻苦工作、待人友善的模范，而仅仅为了那一瞬间的快感——快意地掀开掩饰、露出嗜血獠牙的快意。真不愧是朝夕相处的情谊！当他拎着箱子、失意沮丧时，窗内却打趣嬉笑，斯文人叹着气，惋惜他没有在电梯前跪得更久些，因此而少了许多乐趣。

我帮他搬运着箱子，并非因为我们的情谊，而是不忍心让勇敢卸下面具的人受此凌辱。

我相信情谊尚存，却总是不敢赤裸的面对那些戴着面具的角色，这种犀利的现实对我而言似乎并不陌生。在电视剧《唐人街探案》中，青梅竹马数十载的友情和亲情在金钱诱惑和社会阶层的差异面前不堪一击。即便我勇敢地摘下污秽的面具，却仍旧保持着自我保护的本能，展现出稍经修饰的笑容。

面具的种类繁多，如战场上的迷彩服，只有巧妙地运用不同的颜色，才能在世界的每个尽头子而行。在爱情面前，我也披上了伪装。我深知那个冷漠拒绝爱慕者的她与我之间的距离，只是在暗处默默爱恋着她的身影。然而，当她逐渐靠近，我却无法自制的脱下面具，与她紧紧相依。这种摘下面具的方

---

<sup>②</sup>本文以余华先生的《第七天》为灵感，「影子之舞」与「羁绊之渡」两篇中的第一人称为书中主人公杨飞的视角。

式，无疑比前者更体面，因为至少有人陪伴你，一同以真实的姿态面对世间的残酷。但并非每段坦诚的感情都能有童话般的结局。我见过太多人在感情的起始阶段就褪去所有的盔甲，露出软肋。数年后，当双方都筋疲力尽，她却悄悄穿上外套，重新戴上面具。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离开了。她与一个海归博士结合，抛弃了我和平凡的生活，美其名曰，寻找一个更好的归宿。在《失乐园》中，九木和他的妻子初相遇时也曾沉醉于爱河，但在欲望的驱使下，他们终究以时间的流逝为由，重新遮掩了真实的自我，甚至沦落到了勉强维系爱情的境地。

只有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个社会，很难为那些摘下面具的人留下一席之地。

面具维系着生活中的情调，悲剧也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出现，将即使是最幸福的人拖入无尽的深渊。博士——即便是这个拥有耀眼光环的人，对弱势的人却是毫无底线地玩弄。而她，正如我预料的那样，无法接受她深爱的人竟然一直用面具维持着他们之间的关系。无奈之下，每当她想向父母诉苦时，都会强忍着泪水，告诉他们一切都很好。她是可悲的，在努力逃离那些“成功人士”贪婪的目光和下流言语之后，终究沦为了另一个面具人的棋子，任人摆布。在一张张面具之间徘徊，只是时间的不同让她在恍惚中短暂解脱，但回神后，发现自己仍旧处于无休止的现实之中。

我没有在面具之间徘徊的机会，而是直接看到了最真实的本质。这必定是种幸运，即使在往生世界中也是如此。在那个所有面具人都已消失的地方，我们终于可以摘下我们的面具。只是遗憾，在我们初次相遇时，我们没有能够这样坦诚相待。

“我们分手那天，你把我送上出租车的时候，我抱住你说了一句话，你还记得吗？”

“记得，”我说，“你说你仍然爱我。”

“是这句话。”她点点头，“你也说了一句话。”

“我说我永远爱你。”

## 羁绊之渡

### Bonds Beyond: Navigating the Love and Remembranc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生死的间隔阻挡不了心的连结, 执念跨越时空, 编织成牢固的纽带, 在世事无常里成为唯一的不变。」

在逝者居住的那个世界, 一切似乎都比现实要美好得多。那里, 遭受过死亡之苦的人们终于能够以牺牲一切的代价换取进入往生世界的资格。那里有着宛如国宴般丰盛的餐食, 那里有累累硕果和潺潺流水……久违的笑声和欢乐在空中交织, 再也没有因疾病和苦痛而焦虑的心情。在摆脱了琐碎的人际纷争之后, 生活仿佛是一处仙境, 令人神往。通过余华先生的阐释, “向死而生”的概念似乎获得了更深的内涵。他不仅仅是像海德格尔解释的那样, 在死亡的过程中实现生命的价值, 更是在幻想中的往生世界里, 舍弃了爱恨情仇, 创造了生前从未遇见的“桃花源”。然而真情永恒, 纵使“桃花源”万般美妙, 却仍难媲美那世界的另一头。在旖旎仙境的表象之下, 隐藏着亡魂对那个世界的羁绊, 是为了所爱之人而不愿放手的眷恋。

杨飞在漫步间偶遇了一对父母, 在一场拆迁事件中失去生命之后, 他们将女儿独自留在了另一个世界。他们在逝者之间穿梭, 希望能够找到关于女儿的消息。他们深知世界的那头人山人海, 却无法切断他们与女儿之间的纽带。跨越山河的, 是时空相隔不了的执念。

“可是那边人山人海。”

“总会有一个新来的在那边见过小敏。”

在世界的另一端, 小女孩坐在厚重的水泥板上, 她的父母就在她身下。她坚信父母会在日落后回来, 为她建造一座大厦, 重建他们的家, 殊不知这样平凡的祈盼已成为奢望。她在寒风中坐的板正, 不愿意去远处的商店避寒, 因为在她脑海中, 家的轮廓是如此清晰, 不可磨灭。她的执念缓缓上升, 漂浮到另一个世界的尽头。那里, 三个深藏于心的执念相遇, 在静默中揭示了永恒的意义。那里, 三段埋藏心底的耳语交织, 静默中书写着永恒的含义。

逝者的坦然带有中华文化的印记, 在徜徉中实现了孔子所说的“知命”和老子的“天人合一”。但对于那些被迫接受极不公正待遇的人来说, 这种坦然却是心碎的。在文学中, 这种无力的沧桑感是作者竭力营造的美。川端康成在《美丽与哀愁》中对此有所解释, 日本文学中的物哀将生老病死的不可抗力视为无奈的悲哀, 因此对世间万物表现出纤细而敏感的共情。而在这里, 逝者对现状的妥协无疑与之有着某种共鸣。在现实中, 单纯的将《第七天》视为时事新闻的罗列是荒谬的。倘若所有人都已习惯了如此可怖的描述, 我们的世界是否也已经变得荒诞? 在这一层面上, 余华先生的现实主义作品似乎对当下世界发出了深刻的警示。

我在往生者的世界中漫游, 遇见了在一场大火中丧生的一家人。在那个世界, 他们每个人的名字都已不复存在, 政府用封口费抹去了他们曾经作为生者的证据。即使逝者心中充满愤怒, 也只能紧咬牙关, 无可奈何。他们坦然接受了往生者的世界, 与命运和解。为了让深爱得到抚慰, 他们舍弃了最后一丝怨气, 放弃了所有的抵抗。倘若还能以生者的身份存在于那个世界,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为了家人的生计而奋斗着。而在往生者的世界, 他们同样为着家人的温饱奉献出了最后一丝血肉。他们的执念跨越生死, 穿过时间, 在不可见之处顽强地存在着。

“我们已经死了, 只要活着的亲人们能够过上平安的生活, 我们就满足了”。

卑微的人生在自我诉说, 每个人在往生者的世界里都有着不愿回首的苦楚, 但又将其珍藏, 不愿放手。这里的人虽失去了肢体和表情, 却拥有比生者更加丰富的仪式感。这是因为对世界另一头的深切怀念。

这里的人们, 即使失去了与世界另一边的所有联系, 也不愿放弃他们曾经的模样。

## 雾中之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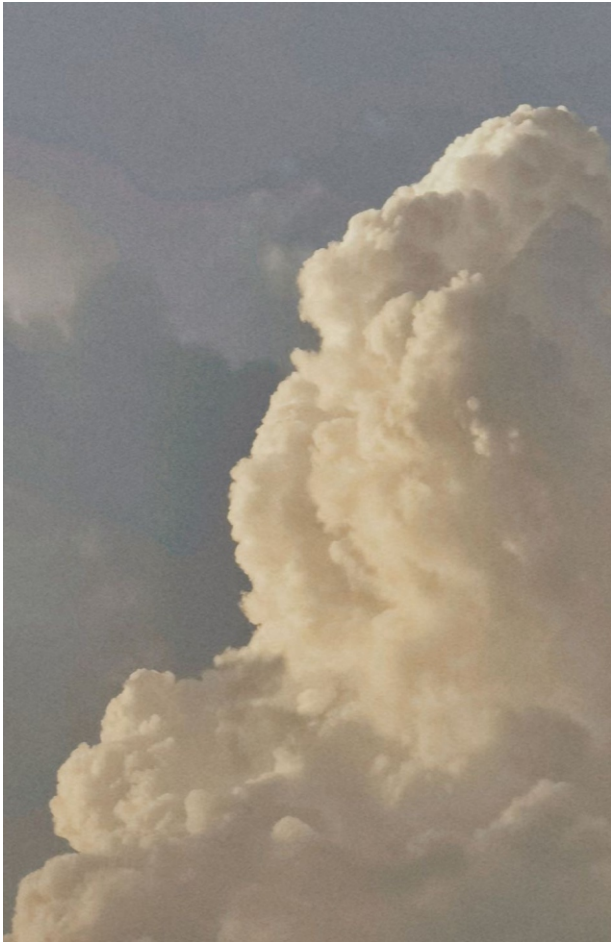
### Light in the Mist: Seeking the Voice of Tomorrow

人的遭遇,想必不论生死都是一样的。这种信念促使余华先生以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方式撰写了“地下行”的游记。我逝世后被安排在了殡仪馆的塑料椅子区。与之对应的,是坐满功成名就者的贵宾区。权贵们享受着乐手的伴奏,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我同时见证了身披旗帜的英雄,与嫩模享尽鱼水之欢,而后受到万众敬仰,昂首走进豪华贵宾区。第七天,人们在道德与利益之间的抉择形成了刺眼的对比。在当下社会这面“照妖镜”前,一切成了杨飞游记的映射。我看到了在金钱和权力背后隐藏的丑恶嘴脸。当医生在二十一世纪被刀刃划破喉咙时,我们沉吟不语,眼睁睁看着作案人的亲属被送入最高级的ICU病房;我见证了新时代互联网媒体的力量,却在其报道所谓的“社会真相”时感受到了深切的绝望。我为当今世界的通讯发展而激动,因为这给了我们古人未曾想象的便利,但我们却失去了理所当然的话语权。

我本该抱有最纯洁的善意,却不断漠视着一切。我可以站出来,指正错误,告诉这里的人们,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权利去抗议,为正义发声!这样慷慨激昂的话语,本应在历史上激起涟漪。但当人声消散,我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寂静……在记忆之路的尽头,我蜷缩在历史的角落,敏捷地躲避着金钱和权力带来的尘埃。那些尘埃从时代间落下,压垮了不堪重负的个体。那些在市长门口抗议的人们,他们的声音将被淹没,随风消散,就像那些默默注视我们的人一样,无人记得那些为追求良知而牺牲的人们。而那些孩子的父母,那些压在不知名混凝土下的冤魂,他们的躯体终将被野兽吞噬,化作粪土,遭人遗忘。即便如此,我仍旧向往着阴霾之外的世界,哪怕最终成为扫帚扫进某个角落垃圾桶的灰尘,或沦为田野的肥料……

即便我仍在迷失当中。

我们却已找到方向。



云 / 罗雯静

# Four Moments of My Translation Journey

文 / 金珠淇

Nearly three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I decided to study translation. I'd like to explore my translation journey following the completion of Course TRA4120, which greatly inspired me. In this essay, I will discuss four significant moments that epitomize my short but profound translation journey: the moments when I first realized translation's natural laws, its inclusiveness, its rebellious nature, and its mental and physical impact. Before the course, my understanding of these aspects was vague; however, after a whole semester's discussions and text readings, I began to develop a clearer impress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first and third moments are related to the norms and laws of translation. The second and fourth moments are new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based on my previous reading,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experiences.

The first moment was when I realized that translation is sacred and operates according to its own set of natural laws. For the final discussion board last semester, I initiated a forum titled "Natural Law and Invisible Hand in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The concept of natural law here is not opposed to human-made law; rather, it refers to laws generalized from empirical observation, as per Toury's theory, rather than legislated laws (Robinson, 2023, p.147). Professor Robinson (2023, p.158) referenced Foucault's idea about the market and translation, stating, "...the market from a 'site of justice' or 'regime of jurisdiction' to a 'site of truth' or a 'regime of veridiction.'" This suggests that Toury's translation law is not legislative but can be seen as a "natural" or "normal" law. These translation rules or norms are not compulsory.

In section 60 of Question 5 (Robinson, 2023), Professor Robinson further explains the concept of "natural" by defining equivalence: Equivalence does not imply that languages are the same; it simply means that values can be the same. These values can naturally be the same, and translators do not create equivalence; they find it (Robinson, 2023, p.159). Therefore, there is no inherent right or wrong, just or unjust in translation.

A common example is the use of tenses. In Chinese, context often determines the tense, while in English, even a single sentence usually indicates the tense. For instance, when translating the Chinese text "我爱你" into English, translators can write "I love you" or "I loved you." Both tenses are correct in different contexts because translation allows for interpretation. The mandatory laws are those of languages, such as differing grammatical structures and relatively fixed spelling or writing formats, as opposed to laws specifically pertaining to translation. The laws of translation must be natural, as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arose naturally.

Indeed, the birth of language itself is natural. People have the need to sing, speak, teach, recreate, and record, which leads to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as a collaborative effort.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re is a widely recognized myth known as the "Invention of Characters by Cang Jie." According to folk legends and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cient Chinese people used ropes as mnemonic devices. Over time, this recording method evolved to include engraving symbols onto wood and bamboo with knives. As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advanced, the practice of recording information became increasingly intricate. The use of knots and wood carvings proved inadequate to meet growing demands, leading Cang Jie to develop characters. Here is the original Chinese text that elucidates Cang Jie's process of forming words and my translation:

昔者仓颉作书, 而天雨粟, 鬼夜哭。《淮南子》

Cang Jie created characters, which made the heaven drop grain like raining and frightened the ghosts and gods crying every night (Huainanzi).



花 / 胡思恬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Yellow Emperor, a historian named Cang Jie was inspired by the tracks made by birds and animals, leading to his creation of characters. As he formed words, corn miraculously descended from the heavens, and ghosts were heard lamenting during the night.

What intrigues me is that people tend to condens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to the actions of a single person and then deify them, as exemplified by the worship of figures like Confucius in temples throughout China. Is this a natural phenomenon, or is there an invisible hand behind it? Could the royal court, the Vatican, or modern governments be the invisible hand shaping public perception? It is noteworthy that certain books can be published in Taiwan or Hong Kong but are prohibited in mainland China. In such instances, it is imperative for translators to conduct thorough background research on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original author to ensure that any potential external influence does not compromise their diligent efforts.

In some cases, it seems there is a clash between the natural law of translation—flowing or communicating—and the invisible hand. These "invisible hands" have the capacity to both augment and diminish the natural essence of translation, thereby altering its original state. However, the general public remains largely unaware of this phenomenon as they are within the forest (society), a vast setting where they automatically judge what is presented to them without pausing to ponder the reasons behind their perceptions. Hence, it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ranslators, akin to individuals equipped with a map in this forest, can discern the influence of the invisible hand amidst the sprawling wilderness.

The second moment is the realization that translation is inclusive. Before delving into the analysis, I would like to present a fable. In a forest where countries meet, a hunter settled down and built a wooden dwelling that could accommodate only one person and one gun. One winter, on a stormy night, someone knocked on the door. The hunter opened the door to find an old lady who had lost her way and was seeking shelter. No sooner had she settled in than another knock echoed at the door. This time, a young girl accompanied by a small dog entered. Suddenly, there was another knock at the door. It was

a general, bringing dozens of soldiers. The hunter welcomed them all. A Spanish princess also arrived with many horses and chariots to take shelter from the rain. Throughout the night, the rain persisted, and the mirth inside the house continued unabated. At dawn, the rain stopped, and the guests departed. The hunter returned to his quiet life.

Literature resembles the hunter's dwelling—an all-encompassing refuge from the storm. The essence of translation mirrors this sentiment. This Western fable momentarily transported me to a scene from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which emerged thousands of years ago in ancient China. Here are the excerpt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text and my translation. The full text is in the appendix:

莫春者, 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 风乎舞雩, 咏而归。

In late spring, I put on spring clothing. After bathing at River Yi with several adults and children, we go to Wu Yu Terrace to catch some breeze. Then we would be chanting songs as we return home.<sup>③</sup>

Give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narratives, does this Western fable, evoking the ancient heritage of my genuine Chinese identity, serve as evidence of shared elements within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It is as if Confucius and Socrates transcend the barriers of time and space to engage in dialogue in my mind; after all, they witnessed the same sun and basked in the same moonlight as the rest of us. Numerous contemporary phenomena can be traced back to ancient masterpieces, distinguished by a majestic and macroscopic beauty. These literary works encompass realms of myth and devotion, affection and treachery, morality and betrayal, freedom and fate, war and death, capturing the essence of human existence in an even more concentrated and dramatic manner. That's why, after two millennia, we still read Confucius, Zhuangzi, and Laozi, as well as Plato and Aristotle. We should look at the great masters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consider all present and future readers, and express our thoughts freely about our literary memories. This fosters acceptance and tolerance, which are the bedrock of writing, translation, and scholarly pursuits.

---

③The version of this translation is made by the author of the essay.

When one reads a translation, what precisely is being read? It encompasses the history of the writer and the recollections of the translator. To scrutinize translation for others, employ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becomes necessary. These theories are intrinsically linked not only to translation but also to numerous other disciplines, such as sociology, psychology, history, philosophy, religion, and even seemingly unrelated physiology. Professor Robinson expanded my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ion, revealing that despite translation's applied nature, it is not detached from its core discipline but rather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the humanities. It belongs to the humanities.

The third impress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cond one: Translation has a rebellious spirit. Rebellion exists because of inclusiveness. In Chinese, there is an idiom "离经叛道 (lí jīng pàn dào)," meaning to deviate from the norm and stray far from classical morality. I posted a forum entitled "Why We Break Norms: Feng Tang's Rebellion in Translation". Here is a concise summary of its contents.

Retranslation is related to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aging. While the original works remain youthful and timeless, the translated versions undergo significant changes approximately every twenty years. Readers and translators from different generations have their own interpretations. Many Chinese translators have translated the book Stray Birds into Chinese, including Zheng Zhenduo, Lu Jinde, Wu Yan, and Xu Hanlin. Among them, Feng Tang stands out as the youngest and most audacious translator, capable of balancing commercial value and literary talent.<sup>④</sup>

---

④Feng received his Doctor of Clinical Medicine degree from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in 1998 and received a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 degree from Emory University in 2000. In the same year, he published his first full-length novel. From 2000 to 2008, Feng was a managing partner of McKinsey & Company, and from 2009 to 2014, he was the CEO of China Resources Medical Group. In June 2012, he joined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Zheng Zhenduo aims to guide readers toward experiencing Tagore's artistic concept, whereas Feng Tang attempts to steer readers toward embracing his own personal preferences. According to many scholar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approaches lies precisely i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Feng Tang's "Stray Birds" is part of his own creative work and a way of engaging in dialogue with Tagore. Perhaps in Feng's eyes, writers hope to have the right to converse with their peers, including Tagore. Feng might believe that he has the right to a conversation with Tagore through translation. Consequently, he does not consider the original work to hold a superior position. Feng rented a room in the Bay Area of California when translating "Stray Birds". He enjoys translating poems outdoors, making it a very natural process.

When young people read *Stray Birds*, they aspire to purity, nobility, detachment, and beauty. Consequently, I can understand the fury and disgust that some students experienced upon seeing Feng's translation,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even wanted to tear it from the slide. However, let us set aside our anger: Why do individuals feel such intense anger and alleged "offense"? Are we falling into the trap described by Professor Douglas as "Masculine Humans" (Robinson, 2023, p. 96)? A classmate asked me, "Why do we need to break norms?" I answered, "Why do we need to follow norms?" We conform to norms merely because they have attained that status. Those who follow prevailing norms, whether in social or translation fields, are never regarded as peculiar, nor are they questioned about their motivations. Instead, those who express different ideas against social norms are endlessly questioned about the grounds for their rebellion. This is a kind of unequal freedom that the majority never recognize. The general public is in the forest.

Whether Feng's translation of *Stray Birds* is commendable or deficient is destined to be a long debate. Still, there is no need to outright dismiss Feng's translation.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upholding the essence of the original text and preserving the translator's personal touch is a difficult task. As Feng Tang stated, let history and literary history be the ultimate judge. There is no cause for concern that Feng's rendition will tarnish Tagore's original piece. If society seeks to establish a work as a literary masterpiece, it must endure the potential artistic deviations and creative interpretations introduced by

translators in different eras. Therefore, if a masterpiece manages to captivate translators in various periods, or even within the same era, prompting them to create fresh adaptations, could it not be interpreted as a testimony to the enduring artistic allure of the work?

The fourth moment of my translation journey is a feeling,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It is not difficult to grasp that translation involves a psychological element. What truly captivated my attention was the assertion regarding the concepts of Sociality and Somaticity. People have social body states such as emotions, a performative response to society, namely feeling internally and staging externally. Professor Robinson put forward the terminology Somatic exchange, meaning that a circulatory sharing through the mimetic action of neurons, including the field of psychology, physiology, and sociology (Robinson, 2023, p.63).

These reflections provide me with a fresh outlook on comprehending the words "touch" or "move" in the heart. For me, translation consists of every moment. Each moment, whether it be an incidental word or glance, a profound or playful thought, a tiny beat of the human heart, or even the drifting of a leaf or a sparkle of starlight in a tranquil night, holds immense value, like golden dust. Real life is filled with numerous fleeting moments that leave a lasting impression. Translation, too, requires talent and inspiration—an electric shock to the soul—but I can't fully master it. A fleeting flash that remains in memory for life is also a way to appreciate regret.

With this in mind, I have shifted my perspective and become more perceptive and delicate in translation. A translator's eye should encompass blooming flowers, waving flags, and the soil and its inhabitants. I am striving to do this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Reference:**

孔子. (2015). 论语. BEIJING BOOK CO. INC..

刘安. (2015). 淮南子. 一个人.

Robinson, D. (2023). Questions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晚霞 / 胡思恬

小説  
Novel

# 巡礼之年

文 / 陈子琦

似乎是一个梦，一个海边的梦。熟悉的海湾，却是第一次在十二点醒来，一层不可思议的夜色。天际线照亮了上方的天空。岩石又离开了潮水，孤独在滩涂。万千摇曳的灯流，伴随着拂面的海风，与暗涌的潮水起起伏伏。海港的呼吸夹杂着彼岸的忧伤，在葡萄酒的瓶口诉说。

“喝过去了？”

声音在风中飘飘忽忽，穿过她的发侧，捎来些许精油的香味。

“不是，只是。”

我闭眼摇了摇头。

“只是什么？”

这次她回过头，嘴角慵懒地上扬。远方的灯火，星星点点，在眸子中跃动。纤细的手指拨弄着头发。

“只是，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她思考了二十秒。

“什么梦？”

她歪头打量我。长发泻下，雪白的脖颈，似是月下海底的白沙。

“一场李斯特的巡礼之年。”

我牵过她的手，许久许久地缄口不语，只是一味地望着海面望着天空，来来往往的行船。晚风略过海面的时间里，墨色的天空渐渐变成淡紫色，几颗眨眼的银星若隐若现。

道路变得曲曲折折的，眼看着就要到虞山的山顶了，正这么想的时候，阵雨已经把从密的杉树林笼罩成白花花的一片，以惊人的速度从山脚下席卷而来。

那还是年初，我二十岁，放假回家。明明是假期，却早早起来，在淡紫色的天色中出发。一路上我虽然出神地眺望着重叠的群山，沉睡的森林与深邃的幽谷，胸中却紧张地悸动着，有一个期望催我加快脚步。这时候，豆大的雨点开始打在我的身上。我沿着弯曲陡峭的坡道向上奔行。好不容易才来到山顶上北路口的茶馆，我呼了一口气，同时在茶馆门口呆住了。因为我的心愿已经圆满地达到，她正在那里休息。

她似乎不大舒适地坐在角落的一桌，四下张望，抬头正好看到我，直起身来挥了挥手。

“啊……”我只答了一声就在她对面坐下了。由于跑上山坡一时喘不过气来，再加上有点惊慌，言语到了嘴边却说不出口。

我就这样和她面对面地靠近在一起，慌忙地擦去身上的雨水。她侧过头，静静地注视着拼接桌面的板缝。我还是没有开口。

到这时为止，我只见过她两次。准确来说，早就在社团认识了，但是相处只有两次。第一次是放假前一局跑团，六个人拼车局。没想到六人中我们仅

认识彼此,可以说是巧合吧。第二次是放假后,没有买到早点回去的机票,遂在校园游荡,正好撞见她滑滑板。

“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是本地人。两人都没有回家,在无人的学校便有些惺惺相惜。那天一起滑了滑板,一起吃了一顿她做的饭,一起聊了一晚上天南海北。

直到离开我才意识到,回家的机票还是买早了。

第二天我回去了。当时只觉得,过去即使短暂也足以回味。却是不成想,几天后她告诉我,她到苏城了。于是相约在虞山碰头。我这么回忆着匆忙赶来,就是这样在避雨的茶馆里碰上了,我心里扑通扑通地跳。

在我们沉默的时间里,天一点一点地亮了起来,就好像照片的亮度一格一格地调高。雨似乎没有停的迹象。群山的形象分不出远近,都染成一片白,前面的小河眼见得浑浊了,变成了黄色,发出很大的声响。苏城的清晨是冷冽的。空气吸入鼻腔,让人愈发清醒。四下不见一个人,似乎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们二人。

“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见到你呢。”我率先打破了沉静。

“我也没想到。当时还聊到,几时来苏城你给我做导游来着。”她笑着拨弄发梢。而后把线衫上衣的袖子卷到臂上,接着又放下来。一时耳边只有雨打屋檐的声响。

“总觉得现在的场景似曾相识。这光线,这树林,就好像一切都已经发生过一样。”

她一手靠着桌子,目光投向屋檐外,穿过那绵绵不绝的雨幕。“一个矩阵里的错误。”

“什么?”

“如果世界是一个模型,那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是矩阵里的一个错误。”

我把头歪向右侧。

“也不是这么说。”她转头盯着墙上的菜单好一会儿,像是期待从那上面找出适当的词汇来解释似的。但她最后还是叹了口气。

“说不上来。”

“没关系。我想我能理解点你的意思。不过,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开始无意识地拨弄桌上的烟灰缸。

“就是说不上来。每当想要表达些什么,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分裂成两个,彼此追着跑。正中央有根粗大无比的柱子,就绕着它打转。最适当的字眼总是被第二个我揣在怀里,第一个我是绝对追不上的。”

我把烟灰缸推到一边。“要不起来走走?走走说不定就想到了。”

我们走出茶馆。雨初停,屋檐不时滑落断线的水珠。朝阳穿过云层,树影投在白墙上,粉墙黛瓦,像是拍立得上的皮影戏。

“那叫日照金树。”她抬头说。

一片一片的树叶静止在光的流动里,如同寺庙里一串串金色的风铃,点点的悬浮物在上下律动。她的长发也被染成一片金色,似乎包着一层薄膜,泛着柔顺的色泽。

我们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一直从鱼肚白走到城市完全苏醒。

而后我一直盼望着回学校。从来没有想象过会有一天这么期盼回到那个地方。似乎曾经不可忍受的一切,如今都变得迫不及待。

终于到了机场。关闭飞行模式,就看到她的消息。

“拿到行李了跟我说一声,我在大厅等你。”

她领着我去海湾,寻了家吧台坐下。

我四下打量着,无从开口。她将两只细嫩的胳膊支在桌面上,很是惬意地手托下巴盯住我的眼睛。这使我感到更加慌乱。我时而用吸管搅动姜汁汽水,时而装出张望窗外的样子移开眼睛。但每次她反倒更加好笑似地盯住不放。我最后只好低头认输。

“让你看到了我一天舟车劳顿的疲态。”

“怎么了?”她凑过脸来,几乎碰到我的肩头,长发垂到我的手臂上,表情一本正经。

我无奈地摊摊手。“真的没有想到,你还会过来接我。”

她露出孩子气的得意笑容,忽闪忽闪的双眸,在快乐中震颤。

走出店门,夹着两瓶葡萄酒,我们在鲜明得近乎不可思议的暮色中,沿着幽静的海滨步道缓缓移步。并肩走时,可以隐约嗅到她身上传来丝丝香波的气味。她拉过我的手,我们径自穿过野草茂密的小径,在没有人影的突堤边缘坐下,望着海面。

彼岸的港口已经灯火点点。跨海大桥上车灯汇成一条五光十色的光河,在两岸之间流动着。混杂着各种声音的一片遥远的噪音,如云层一般罩在上空。远处高楼的霓虹灯忽而亮起,映在墨色的水面,一片玫瑰海。在码头的一角,遥遥似乎有几只萤火虫兀自飞舞着。那星火倒映在水面上,仿佛水底燃烧中的花火。

闭上眼睛,我暂时将自己包裹于记忆的储物室中。总觉得过去二十年的自己,就好像一只迷失方向的萤火虫划出一道光轨,久久滞留在半空中,仿佛无处可归的游魂似的,在未知的黑暗中不停徘徊。我几次伸出手去,但却什么也碰不到。那抹小小的光弧就在我指尖就快碰到的地方。就这样,身处于黑暗,杂糅了世界上所有的黑,黑到能够捕捉一切声音的黑,仿佛抹去了五感。

“喝过去了?”

她慵懒的声音叩响了储物室的门,而后咔哒一声,门吱呀开了,阳光闯了进来,空中的尘埃在雀跃,一曲巡礼之年的奏响。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自己的轨迹,顺着照进来的阳光一路延伸。

“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什么梦?”

“一场李斯特的巡礼之年。”

好久没有感受过海岸的气息了。海潮的清香,遥远的汽笛,女孩洗发水的的气味,傍晚的和风,缥缈的憧憬,以及子夜的梦境……

但这一切的一切与我们无关。我们只是滩头上两具不存在的躯壳,缄默不语,望着夜色望着海面,等待着归来的潮水,重新回到岩石的怀抱,将我们裹住,携卷着簇拥着,带到没有人的海底,抵达世界的尽头。而我们的灵魂,依偎在此时此刻,许久许久。



海 / 罗雯静

# 汤

文 / 唐嘉谣

李兰的面前有一只碗,碗里装着汤,汤里漂浮着零星的油沫和一点点肉渣。她站起身,盛了一碗免费的饭。再解开一旁的蓝色塑料袋,拿出盐来,撒进去。白色的盐粒一瞬间消融,像雪。

她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雪了,这里是南方,站立在潮头中的城市,雪会被浪打得颤栗,于是雪无所适从的离去。这里不需要雪。但她的家乡佳木斯在冬天里,会下很大很大的雪。每到这种寒冷的季节里,东北人总爱吃炖菜,比如氽白肉、猪肉酸菜炖粉条。汤汤水水的,又暖,又顶饱。那时候她还是小孩子,总会叫嚷着:“妈,再来一勺。”屋子狭小又昏暗,穿堂风呼啸着过,但一碗

炖菜下肚,便没什么烦恼了。妈妈坐在炕上,给她填上满满一碗。妈妈的眼睛平静又温柔,像一潭春天的死水。

她总是无忧无虑的期待着寒冷的日子,最大的梦想是长大以后能够天天吃炖菜、喝汤。这样她从头到脚,就总是暖洋洋的了。她从没有过什么宏大的打算,或许是在东北这一方辽阔的黑土地上,人总是显得太过渺小,一口汤,便足够幸福。在这里,人们总是离大地更近的。所以她向很多她那个年代的女性一样,读完初中就中断了学业,去了哈尔滨一家纺织厂里当女工,然后结婚,生子,过一地鸡毛的生活。

三十三岁那年,有工友南下,听说赚了一大笔钱。她犹豫着,南方太遥远了,遥远到雪都无法抵达。但丈夫坚持让她去,他在下岗潮里刚失了业,还要照料他垂危的母亲。

临走的那天是年前,工友说年前有很多企业遇上用工荒,她的机会更多。丈夫牵着孩子送她到车站,他提着个饭盒,等李兰上车后通过窗子递给李兰。丈夫说:“里面是饺子,路上吃。”她说了声:“好。”然后是良久的沉默。李兰说:“那我把窗子关上了,风吹得,冷。”

她透过窗子看见雪又下下来了,车里人多,热气扑在窗子上流着泪。丈夫和孩子也化成雾,车开了。她在这一片朦胧里举起手向他们致意,不是为了告别而是盼望再见。在发动机达达的声响里,她好像听见了丈夫喊了一句“好好的”,又好像没有。

北方有温暖的巢床,南方有火红的希望。李兰如同迁徙的候鸟,向着南方飞去。

工友给她介绍了工作,依旧是纺织厂,但工友说:“这回可不一样了,我们往后可是给老外做衣服了。”可李兰并不觉得生活有什么不同,除了南方温暖、湿润,南方人爱吃早茶、喝汤。每当她从像洞穴一般的宿舍里望向窗外时,只有一栋栋新立起的高楼,昭示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而她是居住在洞穴里的原始人。她最喜欢做的就是坐在公交去银行往家里打钱的时候,仰视那些被援建的高楼的名牌:湖北大厦、武汉大厦、青海大厦……她在寻找自己家乡的名字。她找来找去,最后只找到“北方大厦”。没关系,她在这四个字里看到了雪、看到了黑土地、看到了只剩一点剪影的妈妈、还有她的丈夫和儿子。

后来,她把丈夫和儿子接到了这儿来。他们一家在这里团聚,在某个城中村的某个角落,他们如同久别重逢的流浪者,拥抱着彼此的尘埃与污垢。厂子迁了几次,最后倒闭了。还好丈夫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学校里当清洁工。丈夫和物业公司的经理软磨硬泡,最后也让李兰进了学校。

下课铃响了,学生们蜂拥而至,高三生夹着试卷,来来回回翻着作文素材。李兰很羡慕他们,每一秒钟对于他们都像是崭新的,都像在张开双臂拥抱太阳。

而李兰坐在食堂的一角,面前有一只碗,碗里装着汤,汤里漂浮着零星的油沫和一点点肉渣。她站起身,盛了一碗免费的饭。再解开一旁的蓝色塑料袋,拿出盐来,撒进去。白色的盐粒一瞬间消融,像雪。

在她身边的丈夫问:“你最近失眠好点了吧?”

“能睡着了。”

“还做梦吗?”

“我已经很久没做梦了,只有小时候才做梦。”

“我不知道睡没睡着,在梦里总是有一个坟墓和一个女人。”

她丈夫说,“你梦到你妈妈了。”

李兰突然想起妈妈的眼睛,平静又温柔,像一潭春天的死水。

傍晚,我提前到了教室。晚自习前有很美的火烧云,太阳燃尽最后一点颜色,让夕光从南至北次第开放。我发现了一个保洁阿姨和一个保洁大叔坐在楼梯间看夕阳,他们沐浴在暖洋洋的日光里。

然后太阳沉下去,沉下去,被黑夜熬成一锅浓稠的汤。



银杏 / 罗雯静

# 江雨夜灯明

文 / 任 珍

她在看窗外。下雨了。

屋子里没有亮灯。脚边的猫咪静静躺着。

雨，无声无息。放在角落久积成灰的画纸让她莫名想到舅舅一家。舅舅的小儿子，也就是她的外甥——一个淘气到足以抢走她放在床头玩偶的小恶魔，一个在胡闹时撕毁她心爱画纸的小怪兽。虽然每次都会在舅舅的胁迫下向她道歉，可他眼睛里闪烁的分明是幸灾乐祸和洋洋得意。

“阿姨也没拿我怎么样，表姐。”小怪兽每次被批评后，就会跑到表姐身边，踮起脚尖悄悄说。

她撇嘴。

每次藏得再好都没有用，或许小孩子对玩具的敏感程度比大人深得多。上次她偷偷地把画纸放到书架最顶上，用不起眼的书本遮挡着。小怪兽像往常一样不打招呼就钻进了她的房间，一抬头就看到了画纸。她看到小怪兽的背影抖了一下。

“没法子了吧。”

她难掩声音中的笑意，悄悄走出了房间。不知道小怪兽有没有在她转身出去的时候踮脚，像一只大白鹅一样，伸长了脖子，用细胳膊去够放在最顶上的画纸。面对巨人般的书架，他就算蹦起来也无能为力。或许他坐在舅舅的肩膀上可以做到，但是舅舅有颈椎病啊。

最后小怪兽的肆虐破坏之旅无疾而终。

想到这里，她突然笑了。六岁的小怪兽还没有到让人厌恶的地步。还记得几年前，那个孩子肉肉的一团，被人抱在手里，只会奶声奶气地哭，看到吃的就两眼放光，每次都因为吃太多导致积食难受，缠得舅妈睡不着觉。

那时，舅舅一家还和她们一家生活在一起，对现在的她来说也是一段美梦，一段略显吵闹的美梦。

不知不觉中，窗外黑压压的乌云开始聚集，仿佛要拉开锣鼓喧天的战场似的。雨声似鼓点般渐强，由远而近。脚边的猫咪似乎受到惊吓，“呜呜”地叫起来。她俯下身去安抚它。

这只喵咪叫小喵。

很简单的名字，很好理解的寓意。

她把小喵抱起来，一只手轻轻地搭在猫咪毛色光滑的背上，一只手托着它圆润的肚子。小喵是一只波斯猫，有着异常美丽的眼睛，像水钻一样在黑夜中闪烁，蕴藏着许多不能说的秘密。

她有时候也想，要是自己变成一只小猫会怎么样。

传说猫有极好的夜视眼。那么变成猫的自己会在黑夜里会看到什么，会不会看到那些在白天看不到的东西、那些意料之外的东西：会看到厨房冰箱上的指示灯在谁的操控下亮了又暗、暗了又亮，看到放在桌子上的小蛋糕忽的闪着绿光，而旁边的叉子慢慢地跳着舞，看到鱼儿在水箱里游来游去，睁着闭不上的眼睛望着外面的世界，看到放在书柜里的书弹跳着蹦出来，摔倒在地上，一页一页翻动，寻找女巫需要的咒语。变成猫能看到许多她想看到的東西。

小喵通不通灵性，她不知道。

可是自己终究不会变成猫。

小喵嗷嗷叫了几下,从她的手上逃脱,跳下去,轻盈地落在地板上,佻挞地跑开了。

她抬眼见,黑色的颜料从天的那边倾倒过来,笼罩整个世界。屋子里还是没有亮灯。雨不停地下,打在玻璃上。她呼出的气息在窗上留下白雾,氤氲着,好似开出了一朵苍白的花。她害怕,如果开灯的话,光会在窗户上反射出她的样子。

母亲也不是没有哭泣过。她恨那场车祸,把她最可爱的女儿变成了一个只能藏匿在黑暗中的可怜小兽。她开始害怕光亮。医生说这是她自己的问题,目前也没有很好的治疗办法,只有当事人自己释怀,情况才可能好转。

情况显然事与愿违。

她低着头,一直在逃避躲闪,但看到母亲日益苍老的面容,听到深夜从房间里传出的咳嗽声和抽泣声,她才忽的发现,窗台上的日日新鲜的花落了,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夏去冬来。

有一天,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母亲躺在雪白的病床上,瘦小的脸被大大的呼吸器罩住了,身体上插着几根管子。母亲看着她,眼睛里有泪,但还是微笑着,一如小时候将自己抱在怀里的样子。透过透明的面罩,她看到母亲的嘴唇一开一合,好像在说些什么,她急忙想凑上前去听。但下一秒,母亲就消失了。然后身边出现了一大堆同学的身影,十三四岁的少男少女还和以前一样吵吵闹闹。脏兮兮的白橙相间的校服在教室里扔来扔去,一个人写完的数学作业大家一起看,下课后勾肩搭背地去小卖部,买雪糕和夹心软糖。夏天的阳光和蝉鸣让她昏昏欲睡。老师们也没有什么变化,站在讲台上,拿着粉笔边讲课边敲击黑板,嘴里念念有词:“嘿,你们这些家伙,这道题都讲过好几遍了,怎么又错了?错了的人自己老实举手啊。真得好好长个记性。”一片白光闪过,同学们和老师们也消失了。舅舅一家在远处向她挥手。她看到,小怪兽已经长大了许多,不再对表姐的画纸和玩具感兴趣。他带上了眼镜,个子也开始拔高,变得内敛,说不上成熟,明明就是个只有十几岁却故作大人的小毛孩。舅妈拍着小怪兽的头,告诉他要好好学习,向表姐学习。舅舅的头发少了很多,头顶上突兀的一块,她猜想可能是被气掉的。他说自己最近终

于下定决心动了手术,很快就要摆脱脊椎病的折磨了。最后出现的是不苟言笑的父亲,还是记忆中的样子,穿着军装,头发短短的,胡渣也短短的。女儿的生日他难得回家一次。在摇曳的蛋糕烛火里,他抱着小喵:“这次考试考得不错。听你妈妈说你一直想要养一只猫。爸爸就送给你,作为生日礼物吧。”然后父亲把小喵放到她的怀里。她第一次抱着小猫,一动也不敢动,小心翼翼地注视着闪动的烛火。她给它取名小喵。小喵小小地缩成一团,身体还没长开,眼睛却很漂亮,有贵族的样子。父亲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她,意外地很暖,很绵长。

可是——

可是——

突然间,大家都消失了。只剩下她一个人。

世界安静,没有声音。色调暗淡,像一个没有开灯的陈旧房间。

她害怕,在房间里大喊尖叫,流泪,奔跑,想要逃出去,歇斯底里,在她发现自己出不去,没有人来救自己的时候,她不知所措了,脑子陷入空白。一个人在那里站了好久。

站得自己也睡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阵风啊,从世界边缘的角落吹过来。那阵风的声音说:

喂,该醒来了。大家,都在等你呢。

仿佛一树一树的花开。

仿佛春天。

她猛然间醒来。发现自己靠窗睡着了。

屋子外面的雨渐渐停息。夜空被水洗过,透明看得见星星,简直和小喵的眼睛一样好看。少女发出由衷的感叹。

她把窗户打开,清爽的水汽和泥土的气息铺面而来,有几只小虫子也飞进来。

一个欣喜念头在心中升起,仿佛一簇火苗在窜动。

去开灯吧。

为什么不开灯呢?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对自己说。

犹豫了一下之后,她想起了刚刚做的那个光怪陆离的梦,几乎是跌跌撞撞地走向开关处,坐久了打颤的腿差点跌倒。她靠着墙,手指伸出去,按下了那个白色的带有荧光的开关。过程的艰难,好似要打倒过去的自己。

“啪”地一声,整座屋子。灯火通明。她笑了。整个人靠着墙滑落坐在刚刚打开窗户而被雨淋湿的地毯上。

门口正好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是妈妈回来了。工作劳累一天的女人看到满头大汗的女儿躺坐在地毯上,笑得很开心。对视之后,她自己也莫名地笑了,在这个灯火通明的屋子里。

窗户打开后一直没有关上。夏日雨夜,小虫子们,躲避外界潮湿的空气,凭借追逐光源的本性,都飞了进来,一个个围着桌子上的台灯打转。小喵“喵喵”了几声,被虫吸引,平日里懒得动弹的喵咪也竟用微胖的身躯跳起来,用爪子去够那些飞来飞去的小生物。

嗡嗡的声音吸引她注视过去。这是飞蛾扑火的惨状吗?她原本以为这些小生物愚笨,依靠天性而活,成为狂热的光的信徒。在夜晚,哪里有灯便不顾一切地飞向哪里,即便一次又一次撞在看不见的墙上。现在想想也无不道理。整个世界那么大,一旦太阳沉寂、陷入黑暗,这些渺小的昆虫肯定害怕极了,一盏亮着的灯是解救他们的唯一。

那盏灯正好也是解救她的东西。在无边的黑暗里,她一个人以为自己根本无法点亮那盏灯,或者说她根本不知道灯在哪里。可是幸好,她还有那些即使在黑暗中也会找到她,帮助她,给她点灯勇气的人。她想,为这每一次的灯亮而感恩吧,因为不知何时人们就有可能失去点灯的勇气。少女此刻目光如豆,神采灼灼。

母亲抱着她,擦掉她头上的汗水。不经意间,碰到了脸上已经不太明显的疤。

她只是笑笑,没有像从前那样暴跳起来,疯狂流泪。因为她知道:

今晚,江雨夜灯明。



晴天 / 罗雯静

# 贡献页

## 特邀作者

刘冠岩    人文社科学院    助理教授（教学）

## 投稿作者

王晓田    人文社科学院    教授

王清玄    2019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侯京玮    2020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刘云帆    2023级    经管学院    厚含书院

王俏欣    2022级    人文社科学院    逸夫书院

刘煦雅    2022级    经管学院    祥波书院

张其嘉    2021级    人文社科学院    祥波书院

蒋知衡    2020级    经管学院    思廷书院

唐嘉谣    2023级    经管学院    厚含书院

贾    涵    2022级    人文社科学院    道扬书院

阮亦心    2022级    经管学院    祥波书院

蒲严博    2021级    经管学院    祥波书院

李泽孚    2020级    理工学院    思廷书院

金珠淇    2020级    人文社科学院    学勤书院

陈子琦    2023级    数据科学学院    厚含书院

曾    颖    拓展处

余小明    学生健康辅导中心

## 插图作者

金珠淇    2020级    人文社科学院    学勤书院

贾    涵    2022级    人文社科学院    道扬书院

杨涵文    2022级    经管学院    思廷书院

胡思恬    2021级    数据科学学院    逸夫书院

罗雯静    2021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尹一智    传讯及公共关系处

## 封面、封底、绘图、设计

陈彦升    2020级    金融工程专业    思廷书院

《神仙湖畔》杂志社  
The Fairy Lake Magazine

E-mail: fairylake@cuhk.edu.cn

电话：0755-84273523    Tel:0755-84273523

地址：行政楼西翼719室    Address:W719,Administration Building

Copyright © 2024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Shenzhen.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次 2024年 8月深圳第1版

August 2024 Shenzhen 1st Edition

开本 190mm×195mm

Format 190mm×195mm